



悼魯迅

中國出版社



悼
魯
迅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月十日出版
 每冊定價二分

上海漢口路二六三號
 出版者 中國出版社

上海福州路四三六號
 總經售 大公報代辦部

上海公雜司 生書局 光書局 永書局 雜書司
 經售處



目 錄

魯迅略歷	周木齋	(一)
魯迅先生的創造	曹聚仁	(四)
哀文學青年導師魯迅先生	黎烈文	(七)
文壇巨星的殞落	李又曦	(九)
悼魯迅	台生	(一〇)
悼魯迅先生	柯靈	(一八)
文壇巨星的殞落	秋士	(二九)
魯迅之死	李非因	(三一)
悼魯迅先生	楊鞭	(三五)
魯迅先生死了	定九	(三八)
嗚呼阿Q	曼華	(四〇)
悼魯迅先生	了了	(四一)
悼魯迅先生	由軍	(四四)
悼魯迅先生	徒言	(四五)
紀念魯迅	謝豹	(四七)
敬悼魯迅先生	行沸	(四八)
魯迅之死	憶者	(五〇)
悼魯迅先生	淨萍	(五一)
魯迅逝世	淨萍	(五二)

悼魯迅先生.....	報公(五五)
魯迅逝世.....	阿民(五六)
悼魯迅先生.....	寄萍(五九)
魯迅逝世.....	鐵公(六一)
萬國殯儀館瞻仰魯迅先生遺容歸來.....	盼兮(六二)
瞻仰魯迅先生遺體.....	汶(六五)
瞻仰以後.....	胡依凡(六八)
瞻仰中國高爾基——魯迅.....	社會(七〇)
悼文化巨人魯迅先生.....	忝生(七三)
悼魯迅先生.....	彭愚(七六)
悼魯迅.....	雪村(七九)
魯迅先生死了.....	韜奮(八三)
魯迅——民族革命的偉大門士.....	胡愈之(八五)
悼魯迅.....	列斯(九〇)
魯迅先生之死.....	臻士(九二)
魯迅先生的死.....	萍子(九四)
怎樣紀念魯迅先生.....	陳子展(九七)
我們應該怎樣紀念魯迅先生.....	章乃器(一〇一)
一個夠 P.O.G 的男人.....	歐陽山(一〇四)
我對於魯迅先生的回憶和感想.....	白薇(一〇八)
後死者的責任.....	鄭伯奇(一一二)
哀魯迅先生.....	周楞伽(一一五)

魯迅略歷

魯迅昨日逝世了。現在我根據他的自傳撮要寫一段他的略歷介紹於下，以告一般不甚知道他的讀者：他是一八八一年（即光緒七年）生於浙江紹興，父親是讀書的。母親姓魯，是鄉下人。他幼小時，家裏還有四五十畝水田，不很愁生計。到他十三歲，家中忽遭大故，他不得不寄住到一個親戚家去約三年多，他的父親生重病死了，他沒法子讀書，於是他的母親給他籌辦了一點旅費，教他去尋無需學費的學校。那時他是十八歲，就到南京，考入水師學堂，分在機關科。過了半年，他又改進礦路學堂，畢業後即被派往日本留學。到了東京，他又決意改學醫，於是進了仙台醫專。學了兩年，值日俄戰役，他偶然在電影上看見一個中國人因做偵探而將被斬，因此他覺得在中國還應該先提倡新文藝。他便棄了學籍。再到東京，和幾個朋友立些小計劃，但都陸續失敗。又想赴德國也未如願。因為他的母親和幾個人很希

望他有經濟上的幫助，便回到中國來。這時他是廿九歲。

回國後，先在杭州兩級師範學堂做化學和生理學教員，第二年到紹興中學堂做教務長，第三年賦閒，辛亥革命紹興光復後，他做了師範學校的校長。革命政府在南京成立，他在教育部做部員。後遷至北京，他仍在教部做部員（是僉事）並在北大，師大，女師大，做國文系講師。

到平後始用魯迅筆名在新青年發表狂人日記，繼在北平晨報副刊發表阿Q正傳，震動新文壇。

一九二六年春天張作霖快到北平的時候，當時的政府列出五十個過激的教授和「知識分子」的名單，預備通緝他們。魯迅因被親友勸說，於是離開他住了十五年的北平。南下赴福建在廈門大學任教授約四個月，廈大起風潮，於當年的夏末離開廈大到廣州中山大學担任文科學長。一九二七年因政治的關係離開廣州來滬。一九二八年，編「奔流」月刊，一年即停刊。這時，文藝界發生革命文學論戰，語絲派

以魯迅爲中心，和創造社對壘。一九三〇年，辦「萌芽」雜誌，但不久又停刊。同年，簽名於自由運動大同盟。三月二日，正式加入左翼作家聯盟，從事普羅文學的運動。一九三一年，因國難的嚴重，寫了許多關於時事的雜感。最近，文藝界有「國防文學」和「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兩個口號的論戰，後一個口號，就是魯迅的弟子胡風提出，而由魯迅予以支持的。他今年是五十六歲。他現在的妻子名許廣平（景宋）廣東人。原來是他的學生。他有兩個兄弟，一周作人，一周建人，他還有母親現住北平，已八十餘歲。

魯迅的著作

至於魯迅的著作，（一）撰著的有吶喊，彷徨，墳，野草，熱風，華蓋集，華蓋續集，朝華夕拾，而已集，引玉集，准風月談，南腔北調集，花邊文學，魯迅自選集，魯迅文學講話，三間集，二心集，兩地書，（即與其夫人許廣平的情書）故事新編，門外文談，僞自由書，夜記，故鄉隨筆，一九三五——一九三六魯迅雜文

集等。尙有且介亭雜文，且介亭雜文二集未出版。(二)繙譯有桃色的雲，一個青年的夢，工人綏惠略夫，愛羅先珂童話集，小約翰，苦悶的象徵，出了象牙之塔，近代美術思潮論，壁下譯叢，藝術論，文藝與批評，思想山水人物，現在新文學諸問題，鏤，十月，毀滅，蘇俄文藝政策，死魂靈，壞孩子及其他，一天的工作，豎琴，俄羅斯童話集等。(三)纂輯的有中國小說史略，謝承後漢書輯本，古小說鈞沈，唐宋傳奇傳，小說舊文鈔，死魂靈百圖，珂勒惠支版畫集，E蒙克版畫集，麥綏美勒漫畫集等。(四)校訂的圖書有魏中散大夫稽唐集十卷，唐劉恂嶺表錄異三卷等。(五)主編過的刊物有莽原，奔流，萌芽海燕，譯文。

魯迅先生的創造

周木齋

兩天以前，或者因爲久晴的緣故，覺得天氣似乎嫌熱，因爲不像涼秋。可是就在前天，風勢驟然厲害，頗有肅殺之感。對於一般的人，這是不要緊的，無非單衣

換著夾衣罷了。然而久病的魯迅先生，就在今晨逝世了，據大晚報載病勢忽然轉劇的原因，是「十七日午後北風凜冽之際，氏以身體比較舒快，欲至虹口公園散步，一爽氣分，不料十八日午前四時，突然發熱」。這不是被天氣突變肅殺了麼？

說這些話，是違反「君子不怨天」的原則了，却反襯出非君子是要怨天的，而魯迅先生正是第一個憎恨所謂正人君子的人。有人比魯迅先生作中國的高爾基，其實適如其分，未始不是寫實，因為魯迅先生當然有不同於高爾基的地方，正如由於中國之不同於蘇俄。總之，兩人都反抗自然的，自然即天。照字面看，這裏犯了逃避現實的毛病，不適切，但辯護統治的人，不是解釋既成的制度為自然的法則麼？再淺顯些，例如「天高皇帝遠」的比照，「天子」的出身，「天為乾道」，「雷霆之怒」，「聖澤」，等等，貪天之功以為己有，隱己之罪以為天災，不是生長在地下，而是踐踏着地下。

在這時候敘述魯迅先生的思想，因為難於急就，而且又覺憑空，所以藉病勢突

然轉劇的一點來說。如果以爲這屬於談風月麼，過去談風月的時候，魯迅先生便引這兩句詩：「風高放火天，月黑殺人夜」，指出實際，可見反抗是貫徹各處的。

魯迅先生的生平，就是反抗的過程，最顯著的時期，是從五四運動到現在，雖然中間分爲兩個時期，反抗是一樣的。反抗的表現，紀錄在全部的著譯裏。短篇小說集的「吶喊」，「彷徨」從形象反封建，很盡了一番摧枯拉朽的功効，同時奠定新文學的基礎。大量的雜感集，交織着反帝，反封建的網，同時形成獨特深刻的風格。給過去的中國小說以整理和地位，「中國小說史略」是艱難的工作，精深博大，當推獨步。翻譯方面，介紹寫實主義作品，而在革命文學論戰的時候，則又介紹新興文學的理論以爲充實，這些，同時創造了直譯，一方面努力保存原作的精神，一方面補救中國文法的貧乏。這裏不過扼要地說，然而即此已足夠了。

寫完此稿，筆者於下午五時左右經過徐懋庸先生處，擬告以魯迅先生死耗，不死徐先生已經得知。筆者叩其對於此事的感想，徐先生說：「魯迅先生之死，是中

國文化界的一個最重大的損失，得訊以後，我非常痛苦」。記者忽見其案上擬就輓聯一副，文曰：「敵乎友乎，余惟自問，知我罪我，公已無言。」徐先生說：「這只是從我個人着想的話罷了」。

哀文學青年導師魯迅先生

曹聚仁

周作人先生說過魯迅先生的文筆，一部分得力於波蘭的顯克微支；魯迅先生和顯克微支同樣的處在「民生顛覆，上下離析」的社會，約翰穆勒說：「專制政治使人們變成冷嘲。」說魯迅的諷刺文筆，是黑暗政治的產兒，不能算是附會其說吧！魯迅先生見過辛亥革命，見過二次革命，見過袁世凱稱帝，張勳復辟；看來看去，就看得懷疑起來，於是夫望頹唐得很了。他覺得：「中國的文章是最沒有變化的，調子是最老的，裏面的思想是最舊的，但是，很奇怪，却和別國不一樣，那些老調子，還是沒有唱完。」他覺得：「中國人沒記性，因為沒記性，所以昨天聽過

的話，今天忘記了，明天再聽到，還是覺得很新鮮，做事也是如此，昨天做壞了的事，今天忘記了，明天做起來，也還是仍舊的老調子。」他又覺得：「一般以自己爲中心的人們，却決不肯以民衆爲主體，而專圖自己的便利，總是三翻四復的唱不完。於是，自己的老調子固然唱不完，而國家却已被唱完了。」，「總覺得團團有長城圍繞，這長城的構成材料，是舊有的古磚和補添的新磚；兩種東西聯爲一氣造成的城壁，將人們包圍。」他是攻打這座老調子唱不完的精神城堡的勇士，他的著作裏充滿了反抗的呼聲和無情的剝露。「反抗一切的壓迫，剝露一切的虛偽，老中國的毒瘡太多了，他忍不住擎着刀一遍一遍地不懂世故地儘自剝着。魯迅先生以僧的姿態表現出愛的熱情！」

魯迅先生永遠站在時代的前線，做青年的導師；以不屈不撓的精神和一切惡勢力相抵抗。他說：「中國一向就少有失敗的英雄，少有韌性的反抗，少有敢單身鏖戰的武人，少有敢撫哭叛徒的弔客；見勝利則紛紛聚集，見敗北則紛紛逃亡。」他

自己一生，蒼茫獨立，能實踐自己的話，從事有韌性的反抗，做一個敢單身鏖戰的武人！

魯迅先生，這位思想界文學界的導師，他死去了；但他的不朽作品，他的戰鬥精神，是和星辰河嶽永遠長存着。

文壇巨星之殞落

黎烈文

魯迅先生逝世了！

當中流第四期快要全部印就之際，我們竟不能不萬分悲痛地臨時附上一頁，把這最出人意外，使人心傷的消息告訴諸位讀者！

魯迅先生和病魔搏鬥了好幾個月，因為抵抗力強，並且醫治得法，近來的確已經漸漸走上康復之途了，凡是寶愛他的文章，欽仰他的人格的人，誰不額手稱慶呢？料不到現在竟以感冒小恙，遂致不起！

據魯迅先生家人所說：他病居多日，頗覺鬱悶，本月十七日午後，因見天氣晴爽，遂往附近散步，不意以此感受風寒，晚間突發高熱，急延相識日醫診治，斷爲心臟性喘息症，使用種種療法，終於不救，延至本日（十九日）晨五時廿五分便與世長辭了。

魯迅先生致力文藝數十年，著譯如林，爲五四運動以來惟一且永遠受到青年愛護的作者，對於中國文壇貢獻之大，影響之深，無異高爾基之於蘇聯文壇。今距高爾基逝世不數月，我們不幸失此偉大的導師，瞻念前途，能不痛哭！

雖然，魯迅先生往矣，他的垂老不變的青年的情熱，到死不屈的戰士的精神，則將是他的深湛的著作永留人間。我們在哀悼魯迅先生之餘，還當效法他的爲人，從他所開闢的路上，繼續前進，這樣，才不辜負魯迅先生多年的指導！

悼魯迅

李又曦

魯迅不是中國人。因為在一般中國人的血脈和魂靈中，找不到魯迅。

然而魯迅終於是中國人，於是乎魯迅終於死了。

祇有在「紹興師爺」那樣「刀筆吏」的筆尖下，纔能產生魯迅的骨頭和血肉，這不是偶然的。自臥薪嘗膽的勾踐的越國，經過剝削律令的蕭何的會稽，一直到魯迅的家鄉——紹興魯鎮。這幾千年的最正統而又最辛毒酷辣的「越風」，一齊鐘靈毓秀於魯迅的一身骨血，薈萃集中於魯迅的一枝筆。再經過魯迅抗不羣的天資，蹉跎顛躓的身世，悲哀寂寞的生活經驗，深邃曲折的文學修養等等，所以昇華醇化為魯迅的作品——那獨特的尖銳撒潑的作風。

魯迅是刀筆吏。誠然。魯迅於現世有大悲憫，同時有大憤怒。他的悲憫愈深長，他的憤怒隨而愈擴大。魯迅從悲憫而憤怒了，於是他心中燃燒起聖潔的火燄，他筆尖點放着辛毒的苦汁，無情地向人間——特別是中國——揮灑他「刀筆」的筆尖！他剖解一切魑魅魍魎，一切醜惡的內心與偽善的外套，使它們無所遁其形迹。他

摺擊封建勢力，傳統思想東方文明，老中國的兒女，以及什麼正人君子，公理正義，學者文人，國粹民意，甚至于長者和青年……。這些孱頭們！這些虫豸們！

魯迅看見有傳統的「長城」在不斷地添新磚；有胸前掛着小鈴鐸的「聰明人」在引導青年；有在「指揮刀」之下罵出去的御用文人……。另一方面，魯迅看見高老夫子在講台上滿心盤算；孔乙己在哼着之乎者也；爲戀愛而迷糊住了的消生；無人瞭解的孤獨者魏連殳；還有那又瘦又乏的東方古老國度裏的「生物」典型的阿Q；……。這祇有教魯迅更加悲憫，因而更加憤怒。於是魯迅不惜「打落水狗打落水又從而打之」，並主張「費厄潑賴之應該緩行」，一個人奔放着「熱風」在「莽原」上「吶喊」！然而魯迅終于交着「華蓋運」而「碰壁」，他碰見章士釗，楊蔭榆，劉百昭，陳西滢以至高長虹，梁實秋，錢杏邨以至「不知什麼東西的雜流等輩也哉」，於是魯迅「徬徨」起來，從北平到上海到廈門到廣東。「魯迅在廣東」又碰見了最傷心的事情，他不忍教青年做「醉蝦」，他恐怖了，於是乎他沉默。他跑到上海

，他的文藝生活又『萌芽』了，『奔流』了幾回之後，成仿吾罵他『有閑有閑有閑』，這樣切齒之聲教他出『三閑集』。然而魯迅終年加入左翼作家聯盟了！然而『夢裏依稀慈母淚，城頭變幻大王旗。忍看朋輩成新鬼，怒向刀叢覓小詩』。在胡也頻，柔石，白莽第五個人倒在刀叢中時，中國文壇起了大轉變！其他不消說了，單祇捧着『太陽』大叫死去了的阿Q時代的錢杏邨却變成『袁中郎』門下的阿英了。

『在大革命中許多文學家要萎黃，許多文學家要叛變』這是魯迅所知道的。然而魯迅却一往前進，雖然年齡老了，但他思想却更年青；雖然肉體衰了，但他精神却更健康；雖然有人想把他『一脚踢開』，但他在文壇的地位却更高巍。有無數男女青年在熟讀他的作品，有無數青年男女在追隨他的脚步，一直到他死了，也還沒有完結！

這樣敘述魯迅是不完備的。正如生前敘述魯迅應該添上許多白紙一樣，死後敘述魯迅也應該添上許多白紙。

「死於敵手的鋒刃不是悲苦，死于不知何來的暗器却是悲苦。但最悲苦的却是死于慈母和愛人所誤進的毒藥，戰友們所亂發的流彈，病菌的並無惡意的侵入，不是我自己制定的死刑。」

——華蓋集。四五頁雜感。

魯迅並非死于敵手的鋒刃，也並非死于不知何來的暗器。自然，更並非死于慈母和愛人所誤進的毒藥。而確是死于肺結核「病菌的並無惡意的侵入」。這是最悲苦的。然而最悲苦的魯迅，他不但遇到「敵手的鋒刃」，而也遇到「不知何來的暗器」，魯迅終于不死！然而魯迅終于死在「病菌並無惡意的侵入」。因為他是中國人。然而又不是中國人。

「不但對於阿Q，連我自己將來的大團圓我就料不到是怎樣。終于是學者或教授乎？還是學匪或學棍呢？官僚乎還是刀筆吏呢？思想界之權威乎抑思想界先驅乎？抑又世故的老人乎？藝術家？戰士？抑又是見客不怕麻煩的亞拉籍夫乎？乎？乎？」

「……乎？」

——華蓋集續篇。二三六頁。阿Q正傳的成因。

魯迅在預料自己的「大團圓」。誰都在代魯迅擔憂：怕他的末路要成爲阿Q的大團圓。然而魯迅終于不是阿Q。終于是藝術家，是戰士！是世故的老人，是刀筆吏，甚至于終於是思想界之先驅者抑權威者！魯迅終于死了。他遺下夫人許廣平和兒子海嬰而獨自走開了。

「人大抵不願意愛人下淚。但臨死之際可能也不願意愛人爲你下淚麼？無淚的人無論何時都不願意愛人下淚，並且連血也不要；他拒絕一切爲他的哭泣和滅亡。殺了無淚的人，一定連血也不見。愛人不覺得他被殺之慘，仇人也終于得不到殺他之樂：這是他的報恩和復仇。」

——華蓋集。四四頁。雜感。

嚇！魯迅是無淚無血的人！於他得不到悲慘或快樂，無論是仇與愛，朋友和敵

人。假如殺了魯迅之後。嚇！魯迅果真是無派無血的人麼？魯迅知道以牙還牙，以眼還眼，以血換血。並且知道『血債拖延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魯迅教青年『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否則，不管他是人是鬼是神是仙，是金人玉佛，百宋千元，祖傳祕製丸散膏丹……一齊踏倒他！』魯迅教青年『一要記性，二要韌性』。魯迅說；『假如有敢于活下去的人們，就該敢說敢笑敢怒敢罵敢打！』魯迅說：歷史上祇存在過『奴隸的時代』與『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同時他希望有第三樣時代的世界的到來！魯迅果真是無淚無血的人麼？魯迅爲何這樣的辛辣和冷酷？

『我的確時時解剖別人，然而更多的是更無情的解剖我自己。發表一些，酷愛溫暖的人已經覺得冷酷了，如果全露出血肉來，末路正不知要到怎樣。我有時也就想借此驅除旁人，到那時還不唾棄我的，便是烏蛇鬼怪，也是我的朋友。這才是我的朋友。倘並連此也沒有，則就是我一個人也行！但現在我並不，因爲我還沒有這

勇敢，原因就是我還想生活，在這社會裏。還有一種小緣故，先前也曾屢次聲明：就是偏要使正人君子也者之流多不舒服幾天。所以，自己便特地留幾片鉄甲在身上，站着，給他們的世界多有一點缺陷，到我自己厭倦了，要脫掉了的時候爲止。

——墳。三百頁。寫在墳後面。

凡不唾棄的，即使梟蛇鬼怪都是魯迅的朋友，當魯迅曝露血肉的時候。但魯迅還想生活，在這社會裏，所以，最本來的魯迅面目，也還沒有完全暴露！至于並非梟蛇鬼怪的正人君子，魯迅偏要教他們多不舒服幾天。然而，魯迅終于死了，魯迅厭倦了嗎？要脫掉他身上所披的鐵甲嗎？「這樣的戰士」！然而正人君子們却都健在，自章士釗，楊蔭榆，陳西滢，梁實秋，以至雜人等輩，甚至于周作人周建人都還健在，而魯迅却最先死了，似乎教這世界的缺陷因而填滿，正人君子之流也者也。就「舒服」了吧？如果真的這樣，那魯迅真的要「無淚」也「無血」！然而魯迅並

沒有厭倦，也並沒有脫掉他的鐵甲；即使他肉體失去了健康，而他的精神却永遠是健康！因為魯迅不是中國人，所以，他永遠健康。然而因為魯迅終於不是中國人，所以他失去了健康。

魯迅終於是中國人嗎？——魯迅終於不是中國人。因為在中國人的血脈和魂靈中找不到魯迅。

從「老中國的兒女」走到「新中國的兒女」。我希望無千萬萬憑弔魯迅的青年男女，他們固有的中庸，允正，謙讓，和平的血脈和魂靈中給栽種了魯迅的「非中國人」的血肉和骨頭。教他們一齊挺直起來向新中國的道路走。

魯迅先生永遠健康！

悼魯迅先生

台生

中國文壇巨星魯迅。十九日上午五時二十五分逝世了。這顆光芒的。掃射中國

文壇。領導中國文學青年的巨星。終於突然像夏夜的流星。掃過沉悶黑暗的天空殞落了。

十九日下午我得到這個意外的噩耗。自己簡直說不出一句話。在六月間。我們曾聽見過關於魯迅病狀的危險。後來又據說已漸漸復原。並且將移地修養。這幾個月來。他的病好像已好得多。並且在各種雜誌上。寫了很多篇文章。如他在『作家』上痛罵徐懋庸。並且解釋了兩種文學上口號的論爭。在『中流』上。他又寫了二篇小品文。文章的風格。還是保持那種潑辣堅強諷嘲的筆調。當我靜靜地讀着他那些文章的時候。我常常覺得『這個老頭子』並不老。比如他那篇『死』本來是一篇半真半假罵人的文章。（昨日魯迅夫人許廣平曾對新聞記者講過這樣的話）你看他所寫的七條遺囑。多乾脆多痛快。

前晚七點鐘。我特地趕到萬國殯儀館去。想看一看這個中國文壇巨星的遺容。當我踏進那滿掛着花圈小室的時候。我看見了那面貌很清瘦停在花叢間的遺體。領

導了中國文學青年數十年的革命巨人。現在才沉默了。

但是我感覺。魯迅氏所給予中國青年的影響太大了。我們不能單單說到魯迅氏雜感的文體或是文章的作法。給中國青年多大影響。我意思。魯迅氏一生在他的著作裏。在他領導中國青年革命反抗的一點精神上。他所給予中國青年的影響太大了。魯迅氏始終是在他的著作裏。小品文裏。痛罵了他所憎惡的客觀環境。同時也是指出了中國革命青年爭鬥的大路。

所以。我們即使說。魯迅個人的殞落。但是他的反抗與革命鬥爭的精神。都永遠與青年同在的。

昨天上午我又到萬國殯儀館了一趟在魯迅氏遺體停留的大廳上。我看見了一大批年青男女。工人。他們都非常恭敬地排了隊。對這個文壇巨星致了敬禮。尤其是那些水電工人。電車賣票的。他們還是穿了他們身上的那件黃色的制服。對遺容鞠躬的時候。我深深地感覺。他們太可愛了。

昨天上午許廣平夫人曾接見新聞記者。她說：「魯迅平常很少說到死。他也以爲他自己不會死的。至於那篇『死』的文章。那個遺囑實在也是半真半假的。至於他的遺作。現在還沒有整理。所以還不能發表。他身後也沒有什麼錢。所有的書。板稅也不多。至於我『自己』廣平夫人說。『想暫時不離開上海。』」

昨日各文藝作家及文化機關都送了花圈及花籃。而胡風。黃源諸氏。都留在殯儀館照料一切。

今午將大殮。殮後即移葬萬國公墓。

文壇巨星的殞落

柯 靈

「要有這樣的一種戰士！」

「已不是蒙昧如非洲土人而背着雪亮的毛瑟槍的；也並不疲憊，如中國綠營兵

而却佩着盒子砲。他毫無乞靈於牛皮和鐵片的甲冑；他只有自己，但拿着蠻人所用的脫手一擲投槍。「他走進無物之陣，所遇見的都對他一式點頭。他知道這點頭就是敵人的武器，是殺人不見血的武器，許多戰士都在此滅亡，正如砲彈一般，使猛士無所用其力。

「那些頭上各有戰幟，繡出各樣的名稱：慈善家學者，文士，長者，青年，雅人，君子……頭下有各樣外套，繡出各式好花樣：學問，道德，國粹，民意，邏輯，公義，東方文明。

「但他舉起了投槍。

「他微笑，偏側一擲，却正中了他們的心窩。

「一切都顯然倒地！然而祇有一件外套，其中無物。無物之物已經脫走，得了勝利，因為他這時成了戕害慈善家等類的罪人。

「但他舉起了投槍。

在十一點多鐘得到了魯迅先生的死訊，覺得有一股涼氣直從頭頂貫到足尖。出神似的呆了好一忽，祇覺得心裏空虛得厲害。

像這樣的一位戰士的死去，對於中國，我想那損失之大是無比的吧！——單是在中國新文化運動的短短歷史中，魯迅先生所寫的就是怎樣光明燦爛的一頁！

午後三點鐘光景，我和幾位同伴忽忽趕到北四川路××村的魯氏的寓所。沒有聽見一點哭聲，祇有一片嚴肅的靜穆和悲哀。魯迅夫人（許廣平女士）的眼睛有些紅腫，和幾位男女青年正在沉默地用着午餐。這些人中間，有着魯氏的三弟周建人，「譯文」編者黃源，和青年作家田軍等二位先生。

由黃源先生領導我們到了二樓魯氏的臥室。屋子並不大，魯氏的遺體就安祥地躺在靠左的一張床上，身上蓋了一條粉紅色棉質夾被，臉上也蒙着一張潔白的紗巾。黃源先生把白巾揭去了，眼睛就紅起來。魯氏的口眼都緊閉着，一頭夾着幾根銀

「……………」

「他終於在無物之中老衰，壽終。他終於不是戰士，但無物之物則是勝利者。……………」

「但他舉起了投槍！」

——魯迅：「這樣的戰士」

是這樣倔強，這樣猛的一位戰士，他憎惡黑暗，討厭正人君子，猥瑣卑怯的「老中國」的兒女，愚昧而強蠻的統治者；用了一支辛辣無比的筆，給他們以剝露，攻擊，毫不妥協，毫不餒怯——他自爲傳統社會的叛逆，反動份子，然而他却爲無數青年人和正義者所敬重，愛戴。

是這樣的一位戰士！我們的文學巨人魯迅先生，他在許多明槍暗箭中間，和一切封建的，黑暗的勢力戰鬥了一生，雖然他的精神還一點沒有衰老，現在却終於在昨天（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早晨五時，悄悄地離開這世間了。

絲的黑髮，濃濃的眉和鬚，面容雖然瘦着一點，却並不怎麼難看。

大家屏息似的沉默着。心裏感到沉重的壓迫。

離床頭靠窗就是一張半新舊的書桌，上面雜亂地堆着些書籍，原稿，兩枝「金不換」毛筆挺然立在筆插裏旁邊有一隻有蓋的瓷茶盅。這就是魯氏生前不知嘔去了多少心血的地方。現在顯得很雜亂。桌子橫頭是魯氏最近一篇文章裏曾經提到的籐躺椅。靠上一張方桌，滿滿的堆着書；床頭床腳各有架小小書櫃。壁上挂着些木刻和油畫，有一張好像是凱綏珂勒惠支 (Kaethe Kollwitz) 女士的版畫，而一張則是油繪的嬰孩的畫像，上面題着「海鷹生後十六月肖像」字樣。——海鷹是魯迅先生唯一的愛兒，今年還不過八九歲，這天真的孩子似乎還絲毫不懂人生的憂患，跳跳蹦蹦的十分高興。

看着這些東西，禁不住深切的感喟。這老年的戰士，我們的一代的文豪，如今是永遠離開我們了！

三

魯迅先生浙江紹興人，原名周樹人。誕生於一八八一年，享年五十六歲。

近兩年來，魯氏病非常多，據說，他原是患着肺病，且患着橫膈膜炎的。今年夏天的一場大病，曾經使無數關心魯氏健康的人擔心了一陣，然而後來却終於漸漸好了。祇有是健康還沒有完全恢復。

曾經有許多人勸他離開上海，到日本，或者中國的別的地方去休養。然而他不願意。在精神稍稍康復時，並且又繼續了他的讀書和作文的工作。「從去年起，每當病後休養，躺在籐躺椅上，每不免想到體力恢復後應該動手的事情：做什麼文章，翻譯或印行什麼書籍。想想定之後，就結束道：就是這樣罷！但要趕快做。這「要趕快做」的想頭，是為先前所沒有的，就因為在不知不覺中，記得了自己的年齡。」（魯迅：「死」，見中流」第二期。）——為着文化的工作，魯迅先生是這樣對付着他的有涯的生命的！

據說魯氏新近身體和精神都非常好，魯氏的太太和幾個接近的朋友都很高興。不久。（前在上海舉行的全國木刻展覽會，魯氏也與沖沖地跑去參加了。

上星期六（十月十七日）魯氏曾經到北四川路去跑了一趟，受了點冷，但精神仍然很好。晚間十一時，周建人先生從魯氏寓所離去的時候，他還非常快活。但到了兩點鐘，忽然又病倒了。病象並沒有什麼特異，祇是氣喘得厲害。

看了醫生，可是沒有效，終於在昨天（十月十九日）清晨五時，離開了人世。死時很安靜，並沒有什麼話遺留給家人。一他的「遺囑」却曾在近作「死」一天中提到。魯迅夫人決定遵照着那遺囑的意旨替他辦理後事。

四

下午二時左右，明星影片公司方面得到魯氏逝世的消息，由歐陽予倩，程步高，姚莘農先生引導到魯氏的寓所攝取了新聞影片。

魯氏的遺體，魯氏的寓所，連魯氏生前日常工作的書案，也由魯迅夫人按照平

日的樣子給攝了紀念的電影。

不久，魯氏生前的友好陸續到了許多，都瞻仰了遺遺。這些人中間，有許多是我們所熟知的著名的作家，如夏丏尊，巴金，趙家璧，孟十還，……等諸氏。

二時許，膠州路萬國殯儀館的車子來了，由幾個人將魯氏的遺體用白布裹着昇下樓來，許多人在後面沉默而悲哀地送着。田軍先生，這健實年青的人，最初是低着頭在流淚，終於失聲地哭了起來。

盛殮的時間預定大概是今天（十月十九日）晚上。魯迅先生的遺體，從今天晨九時到下午五時，就公開陳列在萬國殯儀館，預備一切敬仰先生的人們去瞻仰遺容。

治喪委員會已經組織了參加的是宋慶齡，蔡元培，茅盾，曹靖華，斯沫得萊（I Smedley）內山等諸氏及魯氏的兩位弟弟，——周作人和周建人先生。

文化界方面，對於魯氏的逝世將有什麼紀念的辦法，此刻還不知道。一但對於這樣一位文化界的戰士，中國的一代文豪，總應該有一點什麼表示吧。雖然這並不

爲魯迅先生所願望。

五

魯迅先生的進步的思想在中國青年中的影響，以及他的著作對於文化界的貢獻，我不想，事實上也不能夠，用一支秃筆來替他記下一點什麼。他的業蹟，是將永遠在歷史上發着不磨的光輝，他的卓犖的人格，也將是一切革命者永久的典範。

關於魯迅先生的著譯的目錄，這裏，因爲時間太匆促，祇好待以後有機會時再補正了。

魯迅之死

秋士

魯迅先生死了！

這消息在昨晚的各夜報上傳遍了全上海，假如是對於文學界稍爲有些關係乃至稍爲有些興趣的人，誰也會感覺到一種悼惜與悲哀！

關於魯迅先生之病，本報曾經有過很詳盡的記載：像高爾基一樣，這一位中國的文壇之巨匠的健康的消息實在是很爲社會所關心的。現在，繼着高爾基之後，又傳來了更接近的魯迅先生的噩耗，如何不令人震動呢？

現在，我們從一個月前出版的「中流」裏，翻開他的預立的遺囑來，他的性格便躍現於我們的眼前，（魯迅先生的業蹟自有他的許多作品永遠存在着，用不到我們再來瑣屑地記述）這遺囑的原文是：

- （一）不得因爲喪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錢。——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二）趕快收殮，埋掉拉倒。（三）不要做任何關於紀念的事情。（四）忘記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塗蟲。（五）孩子長大，倘無才能，可尋點小事情過活，但不可去做空頭文學家或美術家。（六）別人允許給你的事物，不要當真。（七）損着別人的牙眼，却反對報復，主張寬容的人，萬不和他接近。

當他死了以後，經葬儀委員會（是魯迅先生的朋友們所組織了的。）決定，完全根據着去做。自然，裏邊所有的「幽默」的成分，在現在讀來是變為更大的「感傷」了！

「忘記我」！魯迅先生說。——然而，誰能「忘記」他？他在中國文學上的功業應該是不朽的！他老了，我們不看見他的老；他老了，我們也不承認他已死。

魯迅先生未死之前，在我們的文壇上很可以看到不少的意氣之爭，魯迅先生一死，應該可以給他的朋友們以一個自省的機會了！——我們希望由魯迅先生所締造的中國文學界之光榮能夠繼續發揚着；我們也希望在魯迅先生的周圍所裂開的中國文學界之「內戰」的糾紛能夠因魯迅先生之死而永遠死去。

悼魯迅先生

李非因

「人固然因該生存，但爲的是進化；也不妨受苦，但爲的是解除將來的一切苦

；更應該戰鬥，但爲的是改革。……倘使對於黑暗的主力，不置一辭，不發一矢，而但向「弱者」嘮叨不已，則縱使他如何義形于色，我也不能不說——我真也忍不住了——他其實乃是殺人者的幫兇而已。」（魯迅：論秦理齋夫人事）

從五四運動到現在，魯迅先生是無時無刻不在和「黑暗的主力」戰鬥着的，五四時代的健將們，到現在不是退隱，便是站到敵人的營壘裏去了，而魯迅先生却並沒有給時代所淘汰，爲了人羣的「進化」，爲了「解除將來的一切苦」，他站在時代的前綫，勇敢而又堅強地向「黑暗的主力」「戰鬪」着，雖然是「受苦」，但他却視爲「不妨」。

因爲他始終是一個站在時代前鋒的戰士，所以年齡上的老對他不僅無害並且有益，當別位「老將」禁不住時代的急流所激衝而跌倒，或者反而想拉住時代使他們能夠站住的時候，魯迅先生却在激流中學得了更豐富的經驗，這些經驗，是別個年青的戰士所缺少，或者甚至可說是沒有的。

因之，這位飽經世故的老戰士，就更值得我們好愛和擁戴。然而，却又誰料到這位時代的前衛，會敵不住他生理上的衰弱，而離開他多難的邦國呢！

魯迅先生近兩年來很多病，但即使在病中，他好像也沒有替自己的身體打算過，反之，他更加努力了，他在一篇叫做「死」的雜感上說：

「從去年起，每歲病後休養，在藤躺椅上，每不免想到體力恢復後應該動手的事情：做什麼文章，翻譯或印行什麼書籍。想定之後，就結束道：就是這樣罷。——但要趕快做。這「要趕快做」的想頭，是為先前所沒有的，就因為在不知不覺中，記得了自己的年齡。却從來沒有直接的想到「死」。」

在這樣的努力下，這兩年來，就有「死魂靈」，「花邊文學」……等等書籍以及散見各刊物的許多雜文出現，而也因為這樣，他的身體更衰弱了，終於，敵不住病魔的進攻，而一瞑不視。要是他能稍稍為自己的身體打算，在病體沒有完全恢復之前好好地靜養一下，我想，當還不致於現在就死呢？然而，為了「解除將來的一

刻苦，」他在體力還沒恢復之前，便想着許多要做的事情，並且「要趕快做」了，說起來，這是自促天年，但是，這究竟是爲誰呢？

他在遺囑上說：「不要做任何關於紀念的事情。」又說，「忘記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塗蟲。」這樣一位戰士死了，叫我們輕易的忘記他，這實在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而「不要做任何關於紀念的事情」呢，在形式上，我們也許能夠做到，而在心底裏，我們却將因爲不容易忘記而時常「紀念」了起來，在「管自己生活」的時候，在讀到他的遺囑的時候，我們也沒辦法不「紀念」到他，因爲現在中國最大的問題，人人所共的問題，是民族生存的問題。所有一切生活（包含吃飯睡覺）都與這問題相關；例如吃飯可以和戀愛不相干，但目前中國人的吃飯和戀愛却都和××侵略者多少有些關係，這是看一看滿洲和華北的情形就可以明白的。」（見魯迅先生的病中答客問論現在我們的文學運動，）這樣，即使「不要做任何關於紀念的事情」似乎也就不大可能了。

自然，魯迅先生的所以要這麼說，他的意思是很明白的：因為不願人做糊塗蟲，所以叫他們「管自己生活，」不要去紀念他，但是在這裏，我們却可以看出，要「管自己生活，」那却祇有依着魯迅先生的路走去（雖然有走法不同）。而在迢迢的長途中，一定要設法去忘記曾經同路過的伙伴，那不祇不可能，並且也大可不必要的。

魯迅先生死了

楊 鞭

以筆名「魯迅」二字，馳譽文壇的周樹人先生，活了五十六年，在民國二十五年十月十九日的上午五時，死在上海。

一樣死了一個著作家，章太炎與魯迅，章太炎國葬了，魯迅呢？「趕快收殮埋掉拉倒」。

我們祇感覺到魯迅，他的確是個天才的人物，魯棄了文壇歸去了，我們握筆為

活的人們，其中心的傷感，甚於對於章太炎的死，便是「趕快收殮埋掉拉到。」那也比國葬來得天真，來得高貴，來得聖潔，人死了，什麼都完了，國葬幹嗎？「忘記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塗蟲。」這幾句話，若不是天才超越的人物，如何說得出，世惟笨人，愚漢，癡子，癡大，想不穿的朋友，於是雕雕刻刻，死拉活扯的，一定要留一些什麼紀念，人死了，什麼都完了，紀念幹嗎？「不要做任何關於紀念的事情」，對呀，惟天才的達者，乃作此語。

現在蔡元培，馬相伯，宋慶齡，內山完造，愛史沫特萊，沈鈞儒，茅盾，蕭參，等八人爲他組織一個治喪委員會，雖然是依遵着他的遺囑，「不得因爲喪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錢」，但是忸忸怩怩爲他治喪，已經失掉他的「趕快收殮埋掉拉到」的遺囑的意思。

治喪會，追悼會，周年祭，十年祭，百年祭，還不是拖泥帶水的一回事，陸放翁，袁子才，歸有光，錢牧齋，死了，有人知道他，張阿狗，王阿毛，曹得勝，李

德標，死了，沒人知道他，有人知道便怎樣呢？沒人知道，便怎樣呢？人死留名，狗死留皮，爲了這八個字，作了多少孽，真是何苦。

請記住魯迅先生的七條遺囑：

(一) 不得因爲喪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錢，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

(二) 趕快收殮埋掉拉倒。

(三) 不要做任何關於紀念的事情。

(四) 忘記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塗蟲。

(五) 孩子長大，倘無才能，可尋點小事情過活，但不可去做空頭

文學家或美術家。

(六) 別人允許給你的事物，不要當真。

(七) 損着別人的牙眼，却反對報復，主張寬容的人，萬不和他接

近。

嗚呼阿Q

定九

悼大文豪魯迅先生

世界文壇祭酒高爾基逝世沒有一年，咱們的文壇北斗魯迅先生，昨晨也嗚呼哀哉；壽終大陸新邨寓次了！兩大藝人的不祿，非祇中俄文化界巨大的損失，更是世界藝壇的末劫，多麼痛念悼惜呵！

魯迅先生本名周樹人，初習水師，轉攻礦路，東渡留學，又讀醫科而研文學；回國後，混跡北京教育部，充當簽事最久。過下意識的「災官」生活。嚙盡人世况味，譏穿大衆羣像，拿起毛錐，描繪出某種人生的面目；他本這種幽默態度來寫作，何怪「阿Q傳」出版；轟動廣大讀者，破中國出版界未有紀錄，給新文藝園地，苞放幽默芬芳花朵，……雖是有刺的玫瑰，終得大部份人的同情哪！……

中國人的生活，是阿Q的生活，魯迅先生的處世哲學，也是阿Q的哲學。所以

典型的阿Q，可以代表中國人與周先生。現在，阿Q的作者，終於抱阿Q悲哀而死了！嗚呼阿Q！痛哉阿Q……！

先生的死！逃不了肺結核惡魔的黑手；這是嘔心瀝血文人的通病，像先生這般一代文豪，今世名家，滴墨成金，豐富收人，過着高貴生活，原可「延年益壽」，怎會瘦弱瘵死呢？此中理解，煞費猜詳？留待後之阿Q解答罷！

『中流』雜誌九月號，先生的大作，現稱最後遺囑作的『死』隨筆內，列有遺囑七條：（一）不得因為喪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錢。——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二）趕快收殮，埋掉拉到。（三）不要做任何關於紀念的事情。（四）忘記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塗蟲。（五）孩子長大，倘無才能，可尋點小事情過活，但不可去做空頭文學家或美術家。（六）別人允許給你的事物，不要當真。（七）損着別人的牙眼，却反對報復，主張寬容的人，萬不和他接近。

先生好似通神，預知今日赴修文之召，『假想遺囑』在他死後「兌現」，確具

空前意義。先生被目爲「刁精古怪」的老頭子，名不虛傳，遺條內開，滿蘊牢騷不平氣。足當「罵盡世人！哭盡自己！」紹興師爺的刀筆，名重古今，紹興文豪的遺囑，也永垂千秋了！

悼魯迅先生

曼華

魯迅先生以肺結核病於昨天死了，這消息是太震驚的，他的死，無疑地爲中國文壇最重大的損失。關於先生的生平，思想，本刊已請周木齋先生匆促中，寫了一篇短文，作爲對於先生的追念。這裏，只好寫我個人的一點感想。

從新青年時代起，魯迅先生即以戰士的姿態，出現於我們的文壇，在這將近二十年的時間中，他的思想和言論，是常常被一般進步的青年所奉爲圭臬的，但爲了不妥協，不容忍，他也被某一些人所憎恨，但憎恨也無損於他戰鬥的勇氣。他的一枝筆，猶如一枝長鎗，挑過巨人，也刺過小醜。在他的作品中，無論是雜感，是隨

筆。是小說，是翻譯，他都一貫地以反抗的精神，去克服他的環境。

中國人本來有一個古怪的脾氣，就是人死了，就是好的，但對於魯迅先生，却不能這樣說，他所給予無量數讀者的正確的指示，是沒有人能夠否定了的。

天氣寒冷得很，一位替大眾呼喊的鬪士，如今是一瞑不視地躺在睡榻上了，即使有人要拍手稱快，然而先生的無量數讀者，仍將受其無限的痛念，只是痛念不過是人類情感上必有的興發，先生在遺囑上已經關照不要做任何關於紀念上的事情了。爲了對於一個文壇戰士的尊敬，我們是無法遏抑得住這情感的，雖則最好的紀念，是繼續先生的一貫的反抗精神。

悼魯迅先生

了
了

魯迅先生逝世了，關於頌揚他在中國新文壇上的成就等等，有的是文學界的工作者，會肩負起來他們的責任，用不着我來越俎代庖。那末我今天也決定以悼他爲

題，想寫一篇東西，我將怎麼寫呢？我自須先行證明。——我是將以他的文章的讀者的資格，來寫，寫他在做人方面，留給我們的楷模，

從他寫狂人日記起，我就開始作了他的讀者，一直到現在我幾乎沒有遺漏過一篇他的文章，無論是著作或翻譯。

北農副刊，京報副刊，語絲，莽原，萌芽，一直到海燕，譯文，作家，中流，凡是常有他的文章發表的刊物，我都是定戶。

爲什麼我喜歡讀他的文章，我可以說，這是因爲我有點偏好他的文章所流露出的倔強。

他罵章士釗，他罵高長虹，向培良，他罵林語堂，他罵徐懋庸，都是筆下決不留一點情，痛快，干脆，這些字的形容都嫌不夠。

可是另一方面，他對一般青年的提攜，指示，又是那樣的狂熱。

我由此認識了他是一個把是與非分得很清，而知道愛他所「愛的」，恨他所「

恨的」的人。

像在最近的「中流」裏，他所寫的「死」中，預寫出來他的七項遺囑之後，還附加了一段說，一般人在死時，一定要說什麼寬恕了他的仇人之類的話，他說：我到不然，我一個也不寬恕。

這一段話我尤其喜愛，因為這可以證明他自信的堅定。

中國目前的確是太缺乏像他這樣的倔強人，而聰明人太多了。

今天可以罵他人是賣國賊，明天就可以和那們賣國賊聯絡起來稱兄道弟。

因為一般人都是如此的「隨和」，所以在國未亡前就有許多人可以甘心去作漢奸，而在國亡之後也就一準可以坦然去作順民。

所以如果我們今後要紀念魯迅先生，那我以爲惟一的路就是實行他的：認準「仇」與「愛」；然後，熱愛其所愛，痛恨其所恨的精神。

魯迅先生是希望中國的勞苦大眾，都可以有幸福日子的人。我們也只有實行他

的這種精神，才能達到他這未完成的志願！

悼 魯 迅

魯迅先生死了，聽到這個消息的人，無論在文學上或思想上對他同情或不同情的人們，總有一些震動吧！魯迅先生在貧乏的中國文壇上當然是一顆巨星，但是我們如僅僅把他當作一個文學家，那是非常不夠的。

他開始和舊的惡的勢力奮鬥，遠在清末參加光復會的時候，到五四運動時代在新青年等雜誌上，以文字和讀者相見，就犀利地暴露封建制度下的醜態。從這時代起，他始節沒有放鬆一步和醜惡環境奮鬥的工作，一直到死為止。

他從苦學生出身，後來雖做過十餘年官，十幾年教授，事實上也沒有過很舒服的生活。最近幾年來靠着賣文爲生，從相當艱苦的生活中，還時常資助許多從事藝術的青年上進，努力介紹有價值的世界藝術給國人。

據醫生說：他的病狀，十年前就應該死了。但是他帶着病還是奮鬥了十年，直到逝世的二十九小時以前，他還繼續在寫文章。（十七日晚直寫到午夜始完畢，十八日清晨就氣喘，十九日晨五時許逝世。）

魯迅先生是死了，他已給生活在醜惡社會中的人們——無論是同情他或反對他的——以很深刻的影響。他的奮鬥精神，或許可以使無病的青年們振作一些罷！

悼魯迅先生

徒言

魯迅先生突然在昨晨逝世了！這惡耗，無疑地已經震動了全國。

魯迅是當代的文豪，他的學識豐富，作品深刻，而且思想行動，又很左傾，不與時下那些新士大夫同流合污，專做毒害思想，歌功頌德的文章，情願在異常惡劣的環境裏，刻苦奮鬥，以至於死，這點精神，是值得我們敬佩並且法效的。他的偉大，也就偉大在此地。

其次，魯迅的作品，確有獨到的地方，技術上的精美，在時下中國文藝中，實在無出其右，這是因為他能夠用心讀書，用心寫作才得來的結果，這也是他的長處，也是他值得我們景仰的地方。而這麼一個富於修養的人，不幸溘然而逝，對於文壇，對於中國的青年界，自然是個極大的損失。

再其次，魯迅出身在小資產階級的隊伍裏，到晚年，能夠同情於貧窮的大眾，為大眾而吶喊，而努力，而是比較可貴的，雖然他在政治上。在我看來是幼稚得可憐，他只配做一個文學家，不能做一個革命家，但他在主觀上能夠有這麼一個轉變，較諸一般青年時期革命，壯年時期不革命，老年時期反革命（甚至不定要等到老年），又要可貴多了。所以，這也是魯迅的偉大處，是值得我們哀悼的。

中國在目前，無論那一方面的人，都應該把解放民族這個責任負起來，而這個責任，一定要有實際的行動，決不是空口白話，可以濟事，但時下文壇上，正多着一批空口白話，專喊口號，沒有實際行動人，這個損失，才比魯迅之死，更加巨大

，所以，我們在哀悼魯迅的時候，同時應該下個決心，切切實實努力於革命的活動，不要空喊口號，才能抵補這個損失！

紀念魯迅

豹

魯迅逝世了！用一句老生常談：是中國文壇的絕大損失。說起魯迅，他在世界文壇上的地位，當然還及不上逝世不久的俄國文豪高爾基氏；可是，在中國，至今還找不出一篇比他的「阿Q正傳」更好的作品，於是手有人稱之曰「中國唯一文學家」。唯一，不但是空前，並且是絕後。

後生小子，對於這位崇高的，偉大的文學家，除了五體投地的崇拜外，當然不配加以任何批評。

文學是沒有國界的，人家儘愛高唱國防文學，此老偏喜和日本人做朋友。所以，在他死後，中國新聞記者去訪問的多碰壁，而日記者出入魯宅却極便利。

他的七條遺囑最奇怪，喪事既不願收受任何人一文錢，偏偏老朋友又不在此例，要人家忘記他，不要紀念他，但，此老之死，正是後死文學家大做文章出風頭的好機會，又怎肯不紀念他呢？何況，他的確是一個值得紀念的文學家。

敬悼魯迅先生

沸

魯迅先生的創作事業，不僅在中國，而是在世界，已早有定評，我們不必再加贊美。但魯迅先生的偉大，應該不僅是在他的崇高無比的作品，正確的反映了我們的時代，將成爲永遠不朽的著作，而是在他一生中以他一往直前永不後退，「對於生的堅強，對於死的掙扎」（他在「生死場」序文中語）永遠剛毅不屈，和一切舊勢力惡勢力作頑強的鬪爭，永遠站在時代的最前線，爲我們新的社會，新的人類而作猛烈戰鬥的偉大門士的精神。這樣一個偉大的時代戰士，從他的「狂人日記」「阿Q正傳」的發表，直到最近的參加於救亡陣線，他的戰鬥歷史，從未有一刻暗淡

過。鮮明而光亮的戰跡，貫串於他的全生涯中，成爲我們前進文化陣線唯一的領導者。今日對於這樣一個偉大戰士的突然生去，給予我們廣大青年，社會羣衆，實是一個難以補償太大的損失！從今以後，我們最不能看到，聽到這位文化前進陣線領導者的可寶貴的教訓的了！

從辛亥革命到最近的救亡革命運動爲止，給予我們文化上青年思想上最大影響的，辛亥革命前是梁啓超先生，五四一時代是胡適先生，從五四經過五卅到最近爲魯迅先生，無疑是直接間接支配着整個文化前進陣線，廣大青年羣衆思想的唯一的巨人！多少時代的戰士們，在半徑退却了，而唯有魯迅先生，永遠未嘗一刻後退過，爲新的社會新的人類而領導着更多後來的青年作猛烈的戰鬥！他應該是我們這一時代無比的最大的巨人，這那歷史上是—定被確定着無疑的。

再以萬分悲傷的心哀悼着，我們文化戰綫唯一領導者的魯迅先生以後，讓我們就接受了他遺留下來可寶貴的遺產，步着他的後塵，爲新的社會新的人類而作更勇

敢的戰鬥罷！

魯迅之死

行者

文壇殞落巨星

魯迅先生逝世，這自然中國文壇上殞落了一顆光芒萬丈的巨星。

因此我們却想起了本月三日，我在本欄寫了一篇『其言也善』，內容是說論語編者邵涵美，不應該拿『其言也善』四個字，來形容魯迅的一封信，因為『人之將死，其言也善』，邵君這樣說法，似乎有點不大妥當。

現在魯迅真死了，涵美先生，當也不免有一番愴然之感。再說這也未嘗不說以說是一種預兆。似乎和魯迅先生在九月裏便說下遺囑一般。

有人說，魯迅先生最近常同一班文人，大發肝火，以致不能好好休養，爲他這樣一個世界大文豪着想，真有點兒煩不着。不然的話，他的成就，還不至此，他的

壽命，或者也不止此。這話很對，而我對魯迅先生的深致悼惜，也大半在此。

悼魯迅先生

憶 濤

慘淡的夜中，慘淡的客廳裏，慘淡的電燈光下！

娘姨把「大美晚報」拿來，首先映入我眼前的，是第一版上那副沉毅的畫像，翻過來便是「文壇巨星殞落」六個特號的大字。不錯，一點兒都沒有弄錯，我們的魯迅先生死了！

從今年六月直到現在，他老先生的病狀很多人都注視着，萬不料，已經恢復健康的魯迅先生，會忽然地死去。我想不論是他的友好，或者仇敵，都會感覺得無限的沉痛！

魯迅先生從他第一部「狂人日記」起，直到最近的譯作，我們可以尋出一樣具體的東西，那就是「真誠熱血」！他懷着赤子般的心來改造社會，指示人羣，而從

不會被這惡社會所軟化；他在黑暗中努力創求光明，而從不會爲黑暗努力所屈服。他能抓住現實，跟着時代前進；他不吟弄風月，或改節跳入官階。凡此種種，只要知道魯迅先生的人，我想都會承認的。

我們知道精神食糧，比物質食糧重要若干倍，處在這樣嚴重的時代，魯迅先生的死，無疑地是中國學術界最大的損失？我們除了哀悼之外，應該想想，怎樣才能把損失彌補起來？我以爲最要緊的，是堅強我們的陣線，不分化立異，不樹黨營私，不要中別人的奸計而爲仇敵所乘！

在哀悼魯迅先生的聲中，我希望大家能夠注意到這一點。

（十月十九夜）

魯迅逝世

浮萍

「余與魯迅除以文字通問外，尙無一面之雅，然爲東洋作家之魯迅，雖受西洋

近代文明之感化，然絕未因此失去東洋人之精神，此點，確爲現代一流之作家，日本尙無一人足與抗衡者，此後日本文字，亦必因彼大影響也。余八年前，曾赴滬往謁，竟未如願，至今抱爲遺憾也。」云云。

以上一段談話，是文壇之雄魯迅先生逝世消息，傳到日本東京之後，日本作家佐藤春夫所說的。

魯迅是文壇上唯一的權威者，一提起魯迅之名，在文壇上那個不曉，在以前，舊文學當推章太炎，說到新文學，就要數到魯迅了。

魯迅的真名字叫周樹人，魯迅是他的筆名，他的筆名所以叫魯迅，據說，因爲他的母親是魯姓，所以，他取筆名叫魯迅，一方面是紀念他的母親吧。魯迅於一八八一年生於浙江紹興，性極聰穎，每試輒列前茅，一九〇二年公費留學日本，但是，他不願成爲「洋狀元」。所以於一九〇五年轉入「仙台醫學專門學校。」旋又轉入「東京醫專」卒業後，又入東北醫大，歸國後，就任北京大學等各大學教授。

起初，魯迅先生拿著名的日本作品介紹於國人，旋又有『新青年』，『狂人日記』處女作品問世，於是，一鳴驚人，數年前，他的作品『阿Q正傳』『孔乙己』，『更加膾炙人口，傳誦一時，銷路之佳，得未曾有，他的成爲文壇之雄，當非偶然的。

魯迅先生本來有肺病的，可是雖經醫治，終無效果，到今年，他的肺病，已經到了三期，他本來想在今年秋天到日本去療養，他的日本友人，都來邀他到日本去，可是，他現在遽然與世長逝了。

魯迅住在上海施高塔路大陸新邨九號，他的肺病，時愈時發，他雖然想靜養，可是，因爲環境關係，使他增加了不少煩惱與痛苦，對於他的病體，自然不甚合宜的。

前天，（十八日）他到內山書店去，（日人開設的）不料是日天氣驟寒，他吹了寒風，病軀劇變，當夜就請福民醫院的須藤醫師，松井博士，石井醫師極力診治。可是毫無效果，至昨日午前五十五分遂與世長逝了，享年五十有六。

魯迅在前月已曾有隨筆，「死」發表於文藝雜誌中流，共有七條，現在他已經死了，葬儀委員會就根據這七條遺囑，進行喪事，現在且轉錄於下：（一）不得因為喪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錢，——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二）趕快收殮，埋掉拉到。（三）不要做任何關於紀念的事情。（四）忘記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塗蟲。（五）孩子長大，倘無才能，可尋點小事情過活，但不可去做空頭文學家或美術家，（六）別人允許給你的事物，不要當真，（七）損着別人的牙眼，却反對報復，主張寬容的人，萬不和他接近。

魯迅的隨體，現在在膠州路萬國殯儀館，定今天（廿五年十月廿日）上午十時大殮，宋慶齡等問訊後，都去弔他，魯迅尚有老母，與夫人愛子，夫人名廣平，子名海嬰，年才八歲，魯迅死後，他的夫人哀痛不堪，在旁弔客。都陪他流淚不止。

悼魯迅先生

文藝界鉅子魯迅（周樹人）先生昨晨（二十五年十月十九日）病故於上海，這是中國文藝界的一個重大損失。

他已是世界文壇上的有數人物，對於中國文藝界的影響尤大。自「吶喊」出版，他的作風會風靡一時。他那不妥協的倔強性和那嫉惡如仇的革命精神，確足代表一代大匠的風度。他那尖酸刻薄的筆調，給中國文壇劃了一個時代，同時也給青年不少的不良影響。

無疑的，他是中國文壇最有希望的領袖之一，可惜在他的晚年，把許多的力量浪費了，而沒有用到中國文藝的建設上。與他接近的人們，不知應該怎樣愛護這樣一個人，給他許多不必要的刺激和興奮，慫恿一個需要休養的人，用很大的精神，打無謂的筆墨官司，把一個稀有的作家的生命消耗了。這是我們萬分悼惜的。

魯迅逝世

阿民

享年五十有九歲

萬國殯儀館大殮

中國近代文豪魯迅氏，突於昨晨五時二十分，長逝於虹口施高塔路寓所矣。消息傳來，全國驚悼，蓋魯迅氏之文學作品，既為一般青年所信仰，甚至譽之為「中國高爾基」，其個人革命生涯，年來亦頗光明，忍苦耐勞，以提倡「普羅文學」，「國防文學」自任，雖然氏之思想及言行，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未可定論，然其堅強之意志，不屈不撓之精神，逐漸進步之行動。值得吾人崇拜也。今者一代藝人，與世長逝，中國文壇，喪一鉅星，惡耗所播，能不悲乎？

按魯迅原名周樹人。魯迅乃其筆名。浙江紹興縣人。兄弟三人，作人建人，為其昂仲，周作人執教北大，亦為文學巨子，周建人現任商務編輯，著作亦富，惟思想言行，不若樹人之激進。氏早年留學日本，返國後，曾任北京政府教育部僉事，並歷任北京大學，廣州中山大學，北京女師大，廈門大學等教授，近年始放棄粉筆

生涯。蟄居上海，從事於革命文化運動。而以革命文化運動終其身也。

當氏在北平時，即開始著述，其最初發表者爲文藝作品，是時中國共黨怪傑陳獨秀，在北平創辦「新青年」雜誌，氏爲作稿者之一，後發表「阿Q正傳」於京報（北平）副刊，名乃大震，蓋「阿Q正傳」，對於中國自辛亥革命以至「五四」時代人民精神，思想，行動之描寫，有深刻獨到之處，故是書一出，傳誦一時，近世文藝作品中，實無出其右。

其後，氏又創辦「語絲」，「莽原」等文學雜誌，適當「創造社」全盛時代，爲「創造社」譏爲「紹興師爺」，指其思想落後，大舉「圍剿」，魯迅雖勉力抵抗，然而苦矣。魯迅之名，亦大爲失色。

其後，魯迅之思想，忽然轉變，加入「友聯」，提倡「普羅文學」，於是過去所反對者，均一變而爲擁護者，曾幾何時，氏竟成爲「左聯」之「盟主」矣。三四年前，黎烈文主編申報「自由談」，魯迅以化名爲文，精警獨到，哄動一時。從此

以後，「中國高爾基」之基礎，完全奠定，三五年來，氏蟄伏滬上，深居簡出，因政府關係，住址異常秘密，非有特別關係者，概不能見，行動不能自由，實屬苦事。今年夏間，氏一度染疾，所患係肺病，漏延名醫診治，竟告痊可，然病體仍不復元，因年齡太高也，最近數日，病又復發，廣延福民醫院諸名醫診治，終以病已絕望，回天乏術，至昨晨五時二十分，溘然長逝矣。

魯迅逝世後，昨日即由黎烈文代至各文友處報喪，遺體即移往萬國殯儀館，是否今日入殮，尚未決定。預料蓋棺之時，又有一番莊嚴悽慘之盛況也。家族則遺妻一子一，妻名景宋，乃氏在北大執教時之女生，乃由師生戀愛而結為夫婦者，氏之遺作「兩地書」，即戀愛過程中之情書也。子尚年幼，祇十二歲，並無遺產，祇有若干出版物之版稅而已。

悼魯迅先生

寄萍

魯迅先生之死，是中國文壇巨星的殞落，是文化界喪失了一位戰士；我們站在同文的立場，不能不致萬分的悲悼！雖然我個人和魯迅先生，僅不過一面之緣，論起私交，真夠不上說話。但，無論他的撰著，翻釋，纂輯，校訂，或是主編的書籍，十幾年來，也總算讀了不少：他那種學者的風度，思想的高超；與努力文化運動的功績；在在使人歎服，值得歌頌的。當他晚年的時候，依然具有一貫的精神，從事於著作，不像一般人過了中年，便意志消沉，文思衰退，所以他能抓得無數讀者的信仰，散佈文學革命的種子，在近幾年尤其國難以後，由他的著作發生的力量，很有勁氣，更能博得青年大眾的同情，確是他的特長。在中國當代文豪中，可算第一人！

常言道：「文人無行」，因此社會上對於一般所謂文人，簡直看得藐乎其小，魯迅先生獨能人醉我醒，人濁我清，秉着堅貞不移的心志，評私人，論國事，都有他中心的主張，是者是，非者非，這種大公無私不折不撓的精髓，也值得做我們文

人的典範。現在，中國的聰明人太多，惟獨講是非，論公道，有骨幹的人真少，我在哀悼魯迅先生之餘，所最感懷的。

魯迅逝世

當高爾基病危的前後，我們的魯迅先生的病也正發着了，那時候，中國的文壇，不，不僅是文壇，還有千萬的讀者們，都在關懷着這兩位的健康。不久，高爾基死了，而魯迅先生的病，却有了起色。這是三個月以前的事。

後來爲了兩個口號的論爭，魯迅先生新病初愈，便又開始寫作了。這中間，他發表了「答徐懋庸并關於抗×統一戰線問題」之後，大概因爲是費力過甚，病勢又忽轉重；此時，替他看病的醫生和他夫人都曾勸他離滬休養，據說他曾答應了。但是，後來並沒有實現。此後他又相繼的在「中流」上發表了……「這也是生活」，「死」，「女吊」等幾篇雜文，以及最近在「作家」上的這幾篇文章，所寫的大抵

是關於病中的感觸，然而諷刺的勁兒，仍不減以前任何一篇。有許多人，這時都以為魯迅先生的病是康復了，實際上，竟很少有人知道他的病已更加沉重了。

然而更不幸的消息，接着昨天（十九日）

早晨就到來了：啊！魯迅先生死了？

我相信每一個他的讀者，當聽到這消息後。一定要這樣的驚惶地問一聲的。無疑的，中國文壇的巨人的死，不僅震驚了許多人而且是我們無數的在苦難中的人們的一個最大的損失！我們將如何熱烈地來追悼這位偉大的作家呢。

萬國殯儀館瞻仰魯迅先生遺容歸來 聆吟

「魯迅先生是離開人間去了！」

當這個消息傳播到我們的耳鼓裏，我們心坎中的震悼是難以形容的。實在，魯迅先生的死，不僅是我國文壇的大損失，當現階段中華民族鬥爭解放的前夜，失掉

這樣一個被壓迫者的導師，更使我們感到加倍的震悼。

爲了瞻仰魯迅先生最後一次的遺容，並表示悼念起見，於昨天（二十日）下午一時到膠州路萬國殯儀館去。

萬國殯儀館門首掛着「魯迅先生喪儀」的大白布，這樣的字，刺進眼簾，嚴肅和悲痛的心情，更加重起來，進門簽了名，承一個女招待員替我戴上誌哀的黑紗，跟了懷着同一心情同一意志而來追悼魯迅先生的人步入了遺容所在的禮廳，黑壓壓的人在「肅靜」的昭示下，差不多連呼吸都窒住一樣「肅靜」，在招待員指導下，一排一排，依次的去瞻仰遺容，並靜默致三鞠躬禮，始行退出。

在遺容的前面，許多花圈花籃中，使我特別注目是何香凝的一個，也許特別在正中的緣故。旁的一方面因光線關係看不清楚，一方面時間也不允許，要是你在瞻仰遺容的當兒，東張西望，不僅要失掉嚴肅的態度，並且對於悼念魯迅先生缺乏誠意。在模糊腦海中，只有很大的遺像和整個的遺體遺容印入深沉的心坎中。

當我瞻仰遺容畢退出禮廳的時候，聯華的開麥拉接着開始工作起來。這裏我希望能夠把魯迅先生的遺容放映到銀幕上，使不能到萬國殯儀館去的人亦能瞻仰到，我想魯迅先生的遺容在銀幕上放映的資格終夠的，除非你是漢奸，才說不夠！

萬國殯儀館是相當大，綠油油的草園上，站立着各色不同的人，作家，工人，詩人，學生，男的，女的，老的，小的……都同一地反映出悲悼的心情，在面部表現上。

招待員都是前進的，年青的作家，像田軍，蕭紅，舒羣，羅烽……，特別使我們注意的，內山書店上自老板下至小職員，都在參加的一羣中，大概內山書店在這天休業也說不定。

人，一批一批地進去，一批一批地出來！

x

x

x

x

在歸途上，我們相互地談着：文壇上的損失，沒有數目可以統計，法國的巴比

塞·俄國的高爾基，中國的魯迅，先後離開這血腥的世界，實在是被壓迫者大大的不幸。

「魯迅先生不是病死的，是爲人類正義，和平，戰鬥而死的！」

「魯迅先生沒有死，他仍是活着的！」

我們的結語是這樣。

萬國殯儀館

瞻仰魯迅先生遺體

汶

一個不幸的消息，穿進了多少時代青年們的心坎，報紙報告給我們道：「中國文壇巨星」——魯迅先生死了！」捧着報紙，看印在上面的魯先生的遺容，我們一向只看到他作品，而從未見過面的青年們，都難以抑止的會從心的深處自然流出了潸潸的熱淚。作爲我們文化戰線中唯一領導者魯迅先生：竟然突然的去世了！這對於

每一個時代青年，廣大社會羣衆，是多麼一個值得萬分痛心的不幸消息啊！

十九日的晚報上記着魯迅先生遺體於明日移到膠州路萬國殯儀館，任人瞻仰。對於這樣中國民族戰陣中的巨星，我們平日是不能見得到他的，直到死後，他才能以最後的遺容可以自由的和敬仰他的青年，社會羣衆們相見。懷着十二萬虔敬的心，我於二十日的早晨，特地很早的起來，遠遠的趕到萬國殯儀館去崇敬的瞻仰一下我們這位老戰士，文壇巨星的遺容。

到膠州路時間是早上八點半。時候尙早罷，萬國殯儀館門口，靜悄悄的，人還來得不多。進門，進旁立有很多招待者，簽過名，我肅敬的踏上了禮堂的階級。進去，人也是很少的，禮堂已佈置了花草松柏，十幾個大的花圈，堆在魯迅先生的遺像之旁。方方的臉孔，濃濃的鬚髭，這就是我們常在刊物上所見到的魯迅先生的遺像了。在遺像兩旁，供着兩瓶鮮花，拖下一條紙條，上面寫着：「魯迅老師千古，「十二個青年敬獻」。此外，是他生前唯一摯友日人內山完造，以及日本武官喜

多少將，沈燕冰等的巨大的花園。內山完造也在這裏，內山書店的職員，半數都被請到這裏做招待了。內山對魯迅有特別的交情，這偉人的友誼，使我們對他會同時發生很大的敬重之感。

樓梯上一路鋪着輕軟的地毯，我無聲的輕輕的嚴肅的走上了樓。魯迅先生遺體就停在靠西一個房間內。床斜放着，栗色的綢被安靜的覆蓋着他的遺體，他安靜地臥着，臉子瘦得非凡，他病已久了，濃濃的鬚髭，不整齊的聳在他的上唇，兩頰下端也繞着短短的鬚髭，兩目靜閉，雖然瘦，但他生前的丰彩，我們還可以從照片中認識得到。這就是我們這時代，影響着從五四以來十幾年間中國整個文化前進陣綫的唯一的巨人了！我誠敬的對他遺體鞠了一個躬。床的四週，放着很多鮮花與花園。我立着，迷惘的，一陣的悲哀，咬着我的心。我幾乎要掉下眼淚來。我們將以怎樣的一顆心，來哀悼這位文化巨人，青年唯一導師的魯迅先生呢。

有幾人在拍照。我惶然的又慢慢退出了他的房間。我再回去看看他。這是我第

一次見到這偉大的文化領導者，同時，這也就是最後一次的見到他了。我無論如何，不能把我悲傷的心壓得平啊！

退出禮堂，又在階前立了片刻。這時來弔者漸多了。有某校女學生一二百人，班着隊來。當我離開萬國殯儀館的時候，我逆料着一定有更多的青年羣衆，都會遠遠地，抱了萬分虔敬的心，來這裡憑吊這位文壇唯一巨人的遺體的。

從魯迅先生的死，我又想到了不久逝世的世界最高作家高爾基。當高爾基死去的時候，排着幾里長隊到紅場瞻仰他遺體的蘇聯民衆，總數在幾十萬以上。然而我們的時代唯一戰士魯迅先生的死去，爲他料理喪事的，除蔡元培，宋慶齡兩先生外，只是幾個作家們。他不能在死後使更多的民衆都有機會來瞻仰他，對他致哀。雖然，他的死，會打動每一個中國前進青年的心，和高爾基的死沒有兩樣，

瞻仰以後

胡依凡

——紀念魯迅先生——

我不敢回想到剛纔走進萬國殯儀館中的一刹那！我的熱淚，幾於就要浸瀟了出來，但在面對着的正是我們這位永恆堅強不屈的老戰士的面前，我咬着牙根，強又把它倒流下去了。

但是，我的心是沉重得要使我不能支持着自己的脚步了！我們這不可計數的不能挽回的損失——我們的魯迅先生的死呀！現在，一定是有好些人們從此更加快活了！更可以從此放心大膽地縱聲大笑了，就是此刻，圍繞在魯迅先生靈前的，也一定是還有不少的偽裝悲容的假弔容！我們相信。

但雖是在陷入極度沉痛中的我們，我他還是清楚的，有信心的，我們將要明白的告訴你，你們這些今日自己爲得意的人：

你們還是爽利點提尖着你們的嗓子吧，不要錯過了你們這個狂歡威武的季候。

瞻仰中國高爾基——魯迅

社 會

秋風蕭殺，黃葉飄零，像徵「哲人其萎」，新舊文學泰斗——章太炎·周樹人，先後凋謝，尤以昨晨「中國高爾基」魯迅的逝世，中外震悼，同聲一哭！世界文壇東方一顆明星殞落，真是吾國文化界空前損失呵！

到殯儀館 記者今晨衝着初次冷風，到滬西膠州路「萬國殯儀館」去，將近大門的時候，步子沉重，心懷愴鬱，沉靜的路面，交錯弔客影子，甚至行道樹法國梧桐飄下的落葉，也因帶雨露珠，冷眼看去，牠——樹葉——竟通靈性，也為藝人之喪而哭泣哪！

殯儀館門口，因為時尚早，顯得很清曠的樣子，簽名桌上的一本洋裝冊子，寫

過的名字例有：黃源，巴金，胡風，歐陽山，胡愈之，茅盾，鄭振鐸，靳以……等三四十位，十九是「如雷灌耳」的名作家，大概這是他們昨夜來陪靈時簽的吧？

記者簽過了名，取一方黑布纏着，二層洋臺上，站着許多同志——臂紗階級——個個面上，罩上灰色，現得很汎鬱樣子，這便是「魯門家將」，「海派一家羣呵！

靈堂素描 正埭靈堂，今天又將恢復去春藝人阮玲玉自殺一般熱鬧，不過大文豪之喪，雖是「藝人」，畢竟勿是富商之妻的電影明星，治喪委員會遵守先生遺囑，所以佈置樸素，新文人更不會胡謔「貓哭老鼠假慈悲」的哀聯祭文，因此，四壁找不出一副幛聯，祇靈桌上供陳先生遺像，鮮花菓品，幾冊心血漑漑的「吶喊」「徬徨」「華蓋集」……等不朽作品，蠟炬垂淚，搖曳黯淡燭光，花圈花籃，發着陣陣幽芳，沉里低垂的綠絲絨喪幕後面靈床，便安躺着當代各家，文壇大師，魯迅先生的遺骸了。

瞻仰遺容 先生遺體，昨天經館中技師化裝美容小殮後，安置樓上禮堂二號房

間，夫人公子周建人黃源等親屬至友十餘人，守靈一夜，今天朝上，爲公開各界瞻仰遺容，所以轉至樓下大禮堂，瞻仰的親友讀者小市民……，由佩着黃花的招待員糾儀，先向靈桌三鞠躬致敬後，再順次揭幃瞻禮。

先生的屍體，直僵僵躺在深褐色絲絨長沙發上，頭東脚西，蓋置着青蓮色寧綢夾被，頭部高枕，完全露出，兩額高裝，臉龐瘦削，和式平頂髮，唇際濃黑一抹的八字鬚，和書報上先生的像木刻，沒多兩樣，且經美容以後，紹興師爺型尖刻老頭子的「死人面孔」，倒不見可怖，和筆者瞻禮的一羣，大家屏神竊息，環繞靈床一周，對「中國高爾基」的魯迅先生最後一面，心底悲愴與欣幸交流着。

先生書生本色，生前不究裝飾，因此，現在死後的殮服，仍採十足舊式，穿着咖啡色綢面薄棉袍，白線襪，黑緞鞋，這模樣兒，倘再加上頭戴銅盆帽，手握司的克，十足小京官，民國七年以前的教育部簽事哩。

靈前什景 靈堂面積雖然空曠，但因賓客衆多，一堆堆形成肅穆中的熱鬧，夫

人許廣平女士，最是悲愴可憐，挈着七齡弱息，海嬰，坐在靈床東角——先生枕畔——嚶嚶啜泣，胡風，黃源，張天翼，白危，力羣一般門徒，一個個低頭望着先生遺容而嘆喟，其他沈鈞儒，胡愈之，鄒韜奮……一團十二三人，圍坐西角小圓桌，接耳細談，討論先生遺著整理，巴金，茅盾，和日友內山完造，牠田幸子，長谷川三郎等，蹀躞來去，接洽甚忙，各界弔客，雖循招待員瞻禮後「請出」，羣立天井內，誰都思仰先生的阿Q精神，吶喊功勳，徬徨同情，依戀不忍去也，……明星公司的新聞攝影隊，開麥拉不時工作，把弔奠情形一幕之攝取！

悼文化巨人魯迅先生

忝 生

默默地，在踐酷無情的死神的威脅下，一位英勇倔強的年老的鬥士，是永遠離開我們了。

無數的文藝青年和正義者關心着他的病，他的健康，但是現在，這希望，這關

心，永遠成爲一個不能兌現的夢了。

死，雖說是人生不可逃避的事，但魯迅先生的逝世却的確有些出人意料。今年夏間，曾經聽說他的肺病非常沉重，無數人都爲他擔心，因爲在那種病勢底下，實在很有長眠的可能，可是在猙獰的死神的爪下，他終於掙扎了出來，魯迅先生在生理上的抵抗力，彷彿也和他那永遠那麼堅強健實似的。記得他病體略好以後，醫生的叮囑是靜養，休息，但是我們的鬥士，他始終沒有這樣做；他仍舊強持病體替我們介紹了德國女畫家凱綏。珂勒惠支的版畫，並且在這幾個月中還不斷的寫作，爲正義，爲光明，魯迅先生是忘記了自己的病，自己的生命。

這不幸委實太奇特，魯迅先生終於在康復之後，偶然的感冒中死去了，本來給陰沉沉黯籠罩着的長空，我們今天又看到了一顆巨星的殞落，爭取光明，正義的陣營中，失去了一支強大的戰鬥力，失去了一個領導者，這不祇對於中國，對於文壇，實在是人類的莫大損失。

當我們最初得到這消息的時候，簡直有些不敢置信，疑心是一種訛傳。但同時，也給這刺激把我們的理智暫時停滯住本能的效用，只是呆看像一個白癡。我們所望這消息是訛傳，我們的年老的鬥士還安適地活着，英勇地爲我們繼續着他的爭鬥的戰蹟。

但是這祈望終於不可能，魯迅先生是確確實實死了，事實已經把我的夢想打得粉碎。

我想這也許不是魯迅先生自己所預知的吧？雖然在「中流」上曾經擬了他自己的遺囑，他是不準備着繼續向黑暗爭鬥的，在最近十月號的「作家」他發表了一篇「半夏小集」，本篇還是充滿了戰鬥的力。但是這遺囑，却竟成了讖語了。

他死了，他從此將長眠在深山幽谷，請一切黑暗，卑污的生物躲在旁邊暗暗地高歌狂笑吧。可是魯迅先生的堅強，的正直的高潔，却將永遠留着，爲無數青年人在他的後面當作繼續着努力的典範。

他的一生，全貢獻給了前進的革命的新的文學運動，直到最近的死。他倔強地撐持了寥落的中國文壇，這偉業，是不僅在文化的建設上，他的一味辛辣，是曾經動搖一切傳統，古舊的牢固的基石，使黑暗在他的前面戰慄。

曾經有人說魯迅先生是中國的高爾基，正如中國不同於蘇聯，「但是他們一生不屈不撓，爲人類的光明而爭鬥的精神，却是毫無二致的。

對於我們這一代文豪的喪亡的悲感，將不可磨滅的深印在人們心頭了吧？

從此一切都完了，除了他遺留給我們的英勇的一生戰蹟！等身著作！

我們要永永的懷念着他，我們希望許多文藝作家們踏着魯迅先生戰鬥的足跡攜手前進，繼續這偉大的未完的文化事業。

悼魯迅先生

影愚

魯迅先生：

你真的死了嗎？我不相信；雖然在昨天（十九日）的早晨朋友用電話告訴了我，而今天我又親自在萬國殯儀館看到了你那肅靜的遺容，但是，我還不相信你是死了的！因為我覺得「死」，對一個偉大的戰士，只算是一個工作的結束期，休息的開始而已。

「魯迅先生死了！」

「我們的巨人死了！」

這聲音是震動了全國，不是震動了全世界啊！然而你已聽到了。你從千萬層惡魔佈置好的網下，用你那英勇的決心，赤誠的熱愛，鋒利的武器，在戰鬥中過了你的一生，可是現在，你再也不能逃過了這黑的魔手，死的陰影把你籠罩住了。剩下來，只有你：光榮的巨著，戰鬥的活力，偉大的精神以及無數的在繼續着你未完成的工作者。

你忍心結束了你的工作，開始了你無盡期的休息，然而，在這一時代，又是

一個多麼大的損失啊！全國的勞苦人衆剛從黑暗的地獄中爬起來開始他們求生的戰鬥；吃人的帝國主義者却正張開萬丈的毒口向我們進攻，一切出賣民族利益的無恥漢奸正施放出牠們的兇威積極地幫着來吞食；這一個無邊的神聖的鬥爭將開端的當兒，正需要着千萬個像有着你這一樣的精神的來參與。可是你竟安然地去了！

不錯。我想你一定會不承認死的，因為你已經明白地在生前告訴了我們，你說：

「却從沒有直接的想到『死。』」的確，我知道我知道一個偉大的戰鬥者是不會輕易想到「死」上面去的，尤其是在他看着人類的苦痛還沒有消除的時候。

魯迅先生你放心吧！新的世界在黑暗中的成長是艱難的；沒有死亡，也不會有新生。這個社會毀滅了，新的社會才可建立起來，同樣的，你雖死去了，步着你已開闢了的大道而來的，還正多着呢！，雖然不曾想到過你會很快地就這樣的死去，然而你的死，只不過是個人的軀殼的休息，我們却深信着你是永遠同我們在一塊的

一直到光明的新世界出現的時候，你還能同我們在一塊歡唱勝利的高歌。
你生前，沒有寫過信給你，現在的這短簡，算是我安慰你的禮物吧。

(一九三六，九，二〇)

悼 魯 迅

雪 村

你！——

不遵守罪道的匪徒，

翻新立異的強盜，

已溘然長逝了！長逝了！

在高樓，

在呼盧喝雉的酒館，

在惡臭的狗子漢奸的腦袋中！

在勾心鬥角的政客們的心裏，

拔出了一枝刺心的針，

一枝打狗的棍，

而我們却失去一顆閃耀的，

一個堅強的領導者，

一個戰士！

東方的文化之父不再回

秋天帶來了肅殺的悲哀

誰甘願暗夜中沒有明星？

誰甘願我們的明星從暗夜中殞落？

豺狼虎豹張着毒牙利齒！

魑魅魍魎還潛在人間，

在這偉大的英勇的鬥爭的前夜，

我們都準備着偉大的犧牲，

但是我們的東方文化之父却靜靜的逝去了！

我們在這秋風的瀟颯裏，

在都市，

在機械怒放的工場，

在不景氣的街頭，

破衣襤褸的工人依據齒輪嘆氣，

流浪的癩三聞着消息也要流淚，

學生，前進的青年憂鬱着心脾，

許多人集成一個心在紀念你，

繼續着你的事業！

而且動員了湖北的義勇軍，

前進的兵士，

反帝反封建的隊伍，

在東三省，

在華北，

在南方，

我們一致地來紀念你——！

不是沉痛的淒慘的眼淚，

而是連合偉大的戰線，

來答復強盜的××帝國主義——！

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

啊啊——東方文化之父逝去了，

中國紀念你！

東方紀念你！

世界也紀念你，

宇宙的火在燃燒，

紅色場上的怒風吹起了，

你的理智永遠活耀人間，

反抗的泉源濺濺流出。

我們在中國，

宣佈阿Q時代過去！

魯迅先生死了

一九三六·十月二十一日上海

韜 奮

中國民族革命的偉大門士魯迅先生不幸於十月十九日早晨五點廿五分去世了。本社同人聽到這個不幸的消息，和全國同胞感到同樣的震動和悲痛，我們要對魯迅先生致誠摯的敬體，並要對魯迅先生的家屬致誠摯的慰唁。

魯迅先生不僅僅是一個文學家，並且是一個思想家。他的偉大是在他對於一般民衆的普遍而深入的影響。例如他的阿Q正傳所呈現的阿Q典型，無論讀過和沒有讀過而僅僅耳聞阿Q正傳的人們，都感覺到他所提示的深刻的意義。儘管有些人抱着偏見，反對他的思想的，對於他的工作——偉大的工作——也不能不敬佩的。這種偉大的精神也正像高爾基，儘管在帝國主義各國裏有些人對於他的思想要反對，但是對於他的偉大的工作是不能不敬佩的。

魯迅先生的去世是在十月十九日的黎明，聽說他在十七日的夜裏還寫文寫到三點鐘。這使我們聯想到高爾基在病中仍舊努力於工作的掙扎情形。高爾基生肺病，醫生說他早就會死的，他竟掙扎到出乎醫生所驚詫的年數。聽說魯迅先生的肺病，

有個德國醫生說他在十年以前就會死的，而竟掙扎到今日。這雖是偶合，但却表示他們的「要生活和創造的意志，還仍然倔強地存在着。」（拙編高爾基中語）

我覺得魯迅先生留給我們的最可寶貴的遺產，是他那樣始終不懈的積極的鬥爭的精神。他是一位最早反封建的努力革命的老將。無論怎樣的窮困，都屈服不了他；無論怎樣的壓迫，都屈服不了他。我以為我們後死的鬥爭者，應該承襲魯迅先生的積極的鬥爭精神，為民族解放的偉大而艱苦的工作，努力前鬥。

魯迅——民族革命的偉大鬪士

胡愈之

魯迅先生死了！這不僅是中國文藝界的損失。這是中國民族革命運動的一個大損失！

十月十九日清早，魯迅先生在上海施高塔路寓所逝世以後，數小時內，消息就傳遍全世界各地，國內的報紙，都用廣大的篇幅，登載消息和追悼文字。十月二十

，二十一兩日，到萬國殯儀館瞻仰遺容的，達萬人以上。其中包含着國籍不同，地位不同，階級不同，年齡不同，職業不同的一切人們，都一致表示敬仰和哀悼！

這是因為魯迅先生是一個偉大作家的緣故嗎？

是的，沒有一個人能夠否認魯迅先生在現代中國文壇的領導地位。甚至在思想上，行動上敵視魯迅先生的，以及魯迅先生生前所痛恨的那些人們，也不能承認魯迅先生的作品，的藝術，在中國文學史上，起了劃時代的作用。魯迅先生的創作態度是十分謹嚴的。魯迅先生在藝術上絕對不容許和庸俗作家，庸俗批評家，有一絲一毫的妥協。魯迅先生代表着中國的前進作者羣，但是魯迅先生的作品的愛讀者，却決不以前進的羣衆為限。魯迅先生的文藝影響，普及而且深入到一般的文化生活中。魯迅先生所創造的人物典型，和阿Q等，已成爲一般人所熟習的常識。從這些事實就可以看出魯迅先生是一個怎樣偉大的作家啊！

但是如果說魯迅先生是現代中國一個偉大的作家，那是不夠的。與其說魯迅先

生是一個偉大作家，却不如說他是一個更偉大的民族革命鬥士。而且也正因為是一個偉大的民族革命鬥士的緣故，才成就了魯迅先生的文字創作上的無可比擬的偉大！

爲了保衛民族國家而百戰疆場，馬革裹屍的，是民族革命的鬪士，爲了人民大眾的幸福，犧牲一切個人利益，堅苦鬪爭，不屈不撓的，是民族革命的鬪士。但是爲了被壓迫民族呼號吶喊，爲了正義自由抗爭到底，以及在黑暗中，執着思想的火炬，奮勇前進，不妥協不投降的，也是民族革命的鬪士。

我想，把魯迅先生稱爲「中國最大的民族作家」是十分恰當的。因爲真正的偉大的民族作家，一定是被壓迫的人民大眾的代言者。從整個中國文學史看來，能夠深刻理解人民大眾的痛苦和要求，能夠真正表現一個偉大的民族的喜怒哀樂，而且能夠代表着他們，向一切民族敵人，作不斷的抗議和思想鬥爭的，這樣民族作家，除了魯迅先生，幾乎再找不出第二個。在我們的長久的歷史中，儘多着輝煌的文

學天才。但是直到現在為止，所有文人墨客，都還不過是代表少數人的思想和情感而和人民大眾，都是遠隔開着一條鴻溝。唯有魯迅先生却是溝通這條鴻溝而和人民大眾接觸的第一人。所以如果中國真有民族作家，魯迅先生就應該是第一個。

不過把魯迅先生看作只是表現民族意義和民族精神的偉大作家，那依然是錯誤了的。魯迅先生在創作上的成就，不僅是在消極地表現人民大眾的情感和要求，而在積極地指示中國民族解放運動的方面。換句話說，魯迅先生不僅是人民大眾的代表，而且是被壓迫人民的導師。他在思想上，創作上，領導勞苦大眾，走向正確的光明道路，以求達到民族解放的最後目的。魯迅先生的作品，雖然大胆地暴露了一切人生與社會的黑暗面，但同時也指示了光明的未來世界的憧憬。他是疾惡如讎的。但是傷感和失望的情調，却是他的作品中所找不到了。正因為對於民族革命的正確方向，有特殊的敏感，所以他是永遠不會消極悲觀的。也就由於這一點，民族思想家的魯迅，才和國際主義者的魯迅統一起來。

天才使魯迅先生成了一個偉大藝術家，而熱情使魯迅先生成了一個勇敢鬥士。實在說起來，魯迅先生的熱情，比他的天才更可寶貴。魯迅先生決不像許多庸俗作家，以造就作家的地位，當作了創作的目的；相反地，他是爲了鬥爭而創作。沒有一篇創作，不是爲了鬥爭的。離開了鬥爭生活，就沒有創作生活。魯迅先生的作品，尤其是晚年所作的，以雜感佔最大部分，就是因爲雜感一類的形式，更適合於作爲思想鬥爭的工具的緣故。用了一支毛筆，給世間的妖魔以無情打擊，讓被壓迫的人民抬頭，這是魯迅先生的唯一創作目的。至於要使自己成爲一個大作家，却絕對不是魯迅先生所企圖的。一切的偉大的作家，原來都是爲鬥爭而創作。至於爲了創作而創作的作家，却從來沒有成功過。

離開作品來說，魯迅先生的行動表現，也不愧爲一個民族革命的英武鬥士。三十年之間，魯迅先生爲了民族解放而鬥爭，沒有一個時候鬆懈，而且也不會向敵人退讓過一寸。雖然有人說他固執偏狹。但是對敵人的固執偏狹，就是魯迅先

生的偉大。這是一切鬥士應有的性格，可是在中國智識分子中間，却就難能可貴了。

民族革命的偉大門士魯迅先生死了。但是中國民族革命的怒潮，受了魯迅先生的思想的推動，却要繼續高漲着。中國不亡，魯魯先生也是永遠不朽的啊！

十月二十日

悼魯迅

列斯

雖然我不相信運命論，但今年却確實是一個不幸的年頭。世界文豪——高爾基逝世剛滿四個月的今日，我們的文壇。又殞落了一顆輝煌燦爛的一巨星！

當朋友工作回來，告訴我魯迅先生逝世的消息時，我的腦海馬上發生極大的振動，而全身隨之也起了一陣的癢癢！

「當真的？沒有這回事的！大概你看錯了或聽錯了消息。我底腦中是一團疑雲

，我不相信他會死的這樣快，因此我肯定地對朋友回答，宛如魯迅先生確未曾死似的。

「絕對沒有錯兒！」

於是，我沈靜了。我的腦海中浮着他一幅肖像。通過他那有點細小的，然却晶亮的眼腫，我看到了敵人底真實的面容，看到了英勇的解放者的熱情的奔放，也看到了整個現實社會一幅殘酷的縮影。我心在發痛。

然而，這心痛的毛病延長得並不久！至多只有五分鐘。這並不是我只有五分鐘的熱度，也並不是在這麼一個黑暗與光明搏鬥的時代，對於一個像他那麼忠實的，英勇的，尖銳的戰士之死毫不感情，毫不憫惜，不，絕對不會這樣，他底死，在目前的中国或者世界，都是一個重大的損失！與高爾基的死是同樣的比重！然而，我爲什麼不悲痛呢？

在我的眼前，我看見一個老年的人。他有不長的身材，個子也不大，頭髮長得

蓬蓬，顯然是從不加以清理。清癯的面孔上，橫着廣闊的前額，按排着一副細小，銳利的眼睛，從里面發出一些光。不大叢密的鬍子，適當地生成在上唇，這加添了他對於敵人的深恨，對於解放者的同情。

就是這個老人，他一生爲着多數人打算，爲了他們，他日以繼夜的寫作，對於人家的陷害與辱罵，他顯然是寬容地處之的。他只是一心一意地，堅決地，奮不顧身地對敵人加以襲擊，直到他們顯出像禽獸那樣的原形而後止！

這現實，使我的神經靈活過來，我意識到與其陷於小有產者的悲哀，還不如拿我們的工作，繼續他那樣的工作精神來紀念他更加切實的。

於是，我心不痛，我意志更加堅定。

魯迅先生之死

臻

我國文壇的巨星，替大眾呼喊的鬥士魯迅先生，已於十九日晨與世長辭了。

在敵人環伺的今天，在偉大的民族抗戰快要暴發的今天，他的蕭然逝去，我們更感着無量損失與無限傷悼！

魯迅先生的病訊，早已爲他廣大的讀者們所關心，在六月裏高爾基和章太炎逝世時，他正在病篤，我們會替他祝福，望他早日復康。然而，他久病之身，竟敵不過這可怕的肺結核惡疾的攻襲。過去之所期，已成讖語了。

他今年五十六歲。自從以新姿態出現於「新青年」以來，在文壇上的歷史，已念餘年了。他可算是資格最老，思想也前進的作家。五四運動以還，他在文學革命的工作上，曾建樹過不少勳績；他所有的巨著與繙譯，實爲我國文壇上最豐富的收穫，他不僅是一個偉大的作家，而且是一個文學運動的領導者。

他一生中沒有一刻放棄過刻苦奮鬥的精神，自幼年以至於最後的一瞬間。他站在反帝，反封建，反軍閥的立場上，以不屈不撓的精神，運用着他鋒利的筆鎗，在文壇上展轉搏鬥。尤其是一九三〇年簽名加入「自由運動大同盟」，同年三月加入

『左翼作家聯盟』，從事普羅文學運動以後，更獲得多數讀者大眾的愛戴。最近又有『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口號之提出，雖在臥病期中尚不斷揮戈應敵，其至死不解的奮鬥精神，實足爲未死者效法的。

魯迅先生已溘然長逝了，他遺留下的奮鬥精神與未完的工作，是要由未死者繼續負起了。

魯迅先生之死，於中國文壇，於讀者大眾，不能不算一個巨大的損失。

魯迅先生的死

萍子

得到魯迅先生死的噩耗，在我是很偶然的，因爲我不很明瞭他的病況。雖然也聽見了他病重的消息，可是我總覺得他是不會死的，也不應該死的，至少，在目前的情況之下是這樣的。

然而，他死了！他真的死了！

在我從朋友的嘴巴裏，忽然聽到了這個不幸的消息的時候，還不肯輕信，但是我相信這個朋友，絕不會拿這話來開玩笑的。而且他說話的態度是很莊重的，黃瘦的面皮顯得十分沉痛。

我不能再懷疑，這已是鐵般的事實擺在面前。還有什麼話說？奇怪的是：雖然對他——魯迅先生的死，感到極度痛惜，悲哀……，可是當時在我腦際裏活動的，却是些另外的事情。生前的魯迅先生，我沒有見過，所以幻想不出他死後的面容是什麼樣子，是苦？是笑？而眼前固然浮現着不少愁苦而且哭喪的臉孔，同時好像是在一個黑暗的角落裏，也有幾張得意而且陰險的猙獰笑臉。我悲哀，也痛恨！

會去瞻仰他底遺容，站在靜靜的靈堂裏他的身體之前，我心頭是碰碰地跳着，好像有什麼話要和他告訴似的。然而時間不允許我久立，後邊竟有人把我慢慢的送出來了。

總之，他是死了！如果我們是曉得而且承認他的一生底努力，是爲了我們——

大眾的利益而奮鬥的話，當然，每個有良心的人，對於他的死，是都感到惋惜的，然而我覺得，僅僅的跑到萬國寶儀館，向他鞠上三個躬，至敬地沉默一會兒，是不夠的，實際上也是無用的，縱令你出於衷腸的濼淘大哭一場。

我們在悲痛之餘，還應該有所表示！

因為他活着是我們唯一的指導者，他勇敢地領着我們向光明的、活命的、幸福的大道上邁進，破着性命，和阻礙我們的敵人苦鬥，希望達到最後我們的目的地，可是到半路上，不，是最緊要的關頭的最後五分鐘，而正待最大努力的時候，他竟拋開我們而死去了！這是多麼危險呀！我們好像一羣遇見虎狼的羔羊，而失却了看羊的童兒和他的狗；我們好像一個吃奶嬰兒，失却了他的母親；我們好像一隻在狂風巨浪掙扎的孤舟，拆斷了搖的桅桿；也就是說：我們正在和敵人白刃衝鋒，作最後決鬥的時候，失却勇敢的指揮官。那麼我們在這個時候應當怎麼辦呢？是不是僅僅哭兩聲就算了呢？並且是不是有工夫來哭呢？當然沒有時間允許我們去憑吊他

，只有更其努力。更其勇敢地和仇人抗戰，以求達到所指示給我們的目的地。那時候才來大大的向他致哀，致敬也不遲，並且相信他如果死而有靈，也會含笑的向我們點頭。

反過來說：對他的死，我們固然悲痛，可是一方面，却正有人在笑，這不是魯迅先生自己的仇人，而是我們大家的敵人。我們不但不許他笑，而且要叫他哭，致他死！爲魯迅先生出氣。爲我們自己爭利！

要達到這個目的，還是遵照我們導師——魯迅先生的遺言去做。

大家還是不要流淚吧！

怎樣紀念魯迅先生

陳子展

魯迅先生死了！我們怎樣紀念魯迅先生呢？

有的說：「魯迅先生最近常同一班文人大發肝火，以致不能好好休養。爲他這

樣一個世界大文豪着想，真有點兒犯不着。不然的話，他的成就還不止此，他的壽命或者也不止此。」

有的說：「他已是世界文壇上的有數人物，對於中國文藝界的影響尤大。可惜在他的晚年把許多的力量浪費了，而沒有用到中國文藝的建設上。與他接近的人們，不知應該怎樣愛護這樣一個人，給他許多不必要的刺激和興奮，慫恿一個需要休養的人，用很大的精神打無謂的筆墨官司，把一個稀有的作家的生命消耗了，這是我們所萬分悼惜的。」

當然，魯迅先生的死，還是中國文壇上乃至世界文壇上一個最大的損失，同時是就中國民族解放運動上乃至世界革命上一個最大的損失。可是要說他的死，由於最近文壇上的論戰累了他，由於「和他接近的人們不知應該怎樣愛護這樣一個人，」由於他自己「不能好好休養，」只能說這是無可奈何，勉強找個解釋的安心話。我們也理解這些話是出於悼惜一個巨人之死的高尚的情緒。但私心以為倘要我們這

位偉大的戰士魯迅先生安心養病，不發肝火，不感到許多不必要的刺激和興奮，除非他不生在目前的中國，除非他的晚年也像俄國文豪高爾基一樣，看到革命的成功，可以做到一個休養的戰士，然而高爾基也還是死了。

我以為我們今日不必歎息痛恨最近文壇上關於「國防文學」和「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兩個口號的論戰。固然從某一意義上，可以認為這是「打無謂的筆墨官司」，這是「力量浪費」，有點兒犯不着。從前我也這麼說，站在旁觀者的地位，用着憤世嫉俗的口吻，說過「雞叉雞食袋，狗啃狗骨頭」的話，如今我要把我這一種態度改正過來。因為在另一種意義上說，也未嘗不可以把這一次論戰看做在這一發展的過程中一種可以有，甚至是不免的理論鬥爭。現在我又這麼想。好在這一次論戰，有了郭沫若先生的「菟苗的檢閱」一文，用極公允的態度，極正確的批判，給予雙方都有反省改正的餘地。但願創作自由」的論者，顧到自由是有限度的。有顯著的政治壓迫，有無形的社會的制約，要衝破不利於我們的種種束縛，我們

自己也得刻意地犧牲小我的一點自由，爲了爭得大我的自由。我們要儘可能地盡其最善之力達到這個最大的共同的目的。這樣，想來能夠取得一切不肯做漢奸做奴才的作家的同情和擁護。雖然，除了「漢奸文學」「奴才文學」之外，我們也得容許一般作家有較廣博的「創作自由」。倘若「創作自由」。的論者不走極端，不誤用個人地位的關係，而引起更大的糾紛，不但這一論戰可以馬上結束，而且雙方更清楚的認清自家人，更親愛的團結自家人。文藝上的聯合戰線從此鞏固不可動搖，那麼，這一次論戰就不算是「力量浪費」，「打無謂的筆墨官司」了。

集中我們的力量罷！已經是我們要竭盡我們所有的一切力量的時候了爲民族生存而戰，爲大衆生存而戰，爭取我們的最後的勝利，爭取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勝利，把這一勝利來紀念我們要紀念的這位爲真理爲正義一生奮鬥到底的偉大的戰士魯迅先生。——寫於魯迅先生舉行葬禮之日。

★

★

★

★

★

我們應該怎樣紀念魯迅先生

章乃器

魯迅先生死了！一萬餘的羣衆，瞻仰他的遺骸；六七千的羣衆，送他的葬；全世界幾百千萬的人們，哀悼這一顆文星的殞落。「民衆葬」的儀式，在中國可說是破天荒；自然，這也只有我們的魯迅先生，當之無愧吧？

能夠寫幾句文章有什麼希奇呢？能夠很尖刻的罵人，又有什麼希奇呢？魯迅先生的偉大，是因為他能說出來被壓迫大衆所要說的話，是因為他能指點出來被壓迫大衆所應該走的路。他不是爲自己發牢騷而做文章，他是因爲要做大衆的代言人而做文章。他不是爲自己的私怨而罵人，他也不是爲使有閒的人們欣賞而罵人，而是替被壓迫的大衆寫討伐公共敵人的檄文。這決計不是專門歡喜說俏皮話來麻醉人的所謂「幽默作家」，所能比較的。

然而，不僅如此。有些人在某一個時候，也能夠出來投機一下，替大衆說幾句

話來收買人心。不久，他就把廉價收買得來的人心，用較高的代價出賣了。一個人出賣的時候，自然往往不單是出賣了自己的；他自己原來是不值錢的。我們數一數「五四」運動中產生出來的人物，始終不出賣的能有幾人呢？倘使「五四」以後沒有這許多人變成青年販子和民衆販子，劊子手那裏來得這許多頭顱呢？「蓋棺論定」，我們的魯迅先生，的確是當得起我的一副輓語：「一生不曾屈服，臨死還要鬥爭」。

魯迅先生之死，不但是中華民族的損失，而且是全世界被壓迫大眾的損失。「魯迅先生精神不死」：是的，一定要他的精神不死，我們才能彌補這個巨大的損失。然而，這是需要我們能夠繼續他的精神，他的精神才會不死的。我們只要每一個人都在他的靈前立了誓：替被壓迫的大眾說話，替被壓迫的大眾領路，到死都不妥洽，不屈服。那樣，即使我們是很渺小，然而，我們許多人集合起來的力量，也許比魯迅先生一個人的力量要大得多。

自然，我們也不能關起房門來各自努力，我們是要集合成功偉大的羣力的。西湖的水，固然是很美麗；然而它只配供別人玩弄，而沒有什麼威力。西湖的水一定要流到錢塘江裏去，然後才能增加錢塘江怒潮的威力的。集合在魯迅先生的靈前的，有中國的覺悟大眾，有歐美的友人，而且有日本同情於中國革命的友人；這是一個天然的國際聯合戰線。但是這個聯合戰線，並不會有意識的組織起來；至少，一部分的人依然過他們的個人生活。我希望他們能夠參加救亡團體，把自己的力量供獻到中國民族解放的巨流裏來。

然而，這還不夠；我們不但要組織自己的力量，而且要去徵發更廣大羣衆的力量。我提議我們去開展一個「魯迅運動」；我們要求參加這個運動的人，服從下面的三個信條：

一，爲被壓迫的大衆打不平，替他們說話，指示他們抗爭的方法和路線，而且加入到他們的隊伍裏去共同奮鬥。

二·到死不屈不撓，死了一個，起來千百個；發誓不做青年販子和民衆販子，尤其不做屠殺民衆的劊子手。

三·每天至少要替被壓迫大眾，尤其替被壓迫最嚴重的中華民族，做一個鐘頭的工作。

倘使我們能夠這樣做，那豈但是魯迅不死，死了一個魯迅反而增加了幾千幾萬個魯迅。魯迅先生在地下有靈，自然會大笑起來說：「敵人，你再來壓迫吧！」

所以，我們要用魯迅先生不屈不撓的精神來紀念魯迅，要用「魯迅大眾化」來紀念魯迅，要用行動來紀念魯迅，要用鬥爭來紀念魯迅！

起來！朋友們！今天我們就總動員！

一個夠 POC 的男人

歐陽山

——哀念魯迅之一——

夠 POC——在廣東民衆底口頭上流行着這個字眼，是大胆，勇敢，毫無畏忌的意思。

魯迅先生死了。這猶如地球忽然停止了轉動，於是太陽變成躺在天空靜靜不動了我們再不能看見這麼巨大的一個男人工作和休息，憤怒和笑，斥罵敵人和安慰朋友，好像太陽每天一起一落，有陰有晴一樣。這不是痛哭可以盡量洩訴的事。然而我們可以看見臨頭一個屹然不動的太陽，雖然不動，但他底光明和熱力廣披着無邊的大地，連綿不絕的山嶽，無邊無涯的海洋，以至於萬萬年後。而且因爲他底撫育將使天地發出產生了牠底千千萬萬兒女以後的輝華的榮光。

上海紗廠的工人告訴我們，「魯迅還在」。他們是一點都不錯，而且說的時候一點也不躊躇的。魯迅當然還在。他底低沉的紹興的口音永遠不會停止過，也將永遠不停止。

太陽還在。黑夜以及寄生於黑夜中的鬼魅敢出來嗎？我彷彿聽見全中國以及世

界各部的民衆在大聲嚎哭，也彷彿聽見在什麼較陰暗的角落裏有竊竊私語甚至老鼠一般的笑聲。然而叫他們出來他們是死也不敢的。而卽令出來吧，也要扮成別一付模樣，噢噢地哭着了。

太陽只有一個。在他底下一切都是渺小的。而他什麼地方都照亮，他底能力使最大的天文家底腦子窮於計算，他底莊嚴和偉大曾經使全世界最偉大的藝術家嘆服他們自己無法摹繪，他們只能多少將他一部分顯示出來叫大家用自己的想像去接近他底本相。尺寸斗斤兩當提到他的時候完全是可笑的东西，好像我們準備拿一個酒杯去計算海水。

把魯迅稱做巨星的人請把那樣的字眼改一改吧，因爲巨星並不會用得愜當，人們將以爲他是黑夜裏睜眼的星星之一，而不知他正是那顆最大的永遠睜開眼睛的恆星，把晝和夜給我們劃分出來的那顆恆星。

他底每一個字，每一句話，從他底淵博的學問，崇高的人格，堅強的戰鬥中結

晶起來的，完完全全是我們自身，我們後代，以至世世代代的繼承者底毫無思疑的訓言。他到底教懂了給予了我們多少東西，那是任何人都計算不出的。

我對於他的譬喻，頌讚，我自信那是做得很拙劣的。現在我底哀痛尤其使我無能爲力。我在半年之中經驗了高爾基和魯迅兩個人（連他們底病症和致死的原因都是那樣相類似的）底死亡給我的哀痛，使我這短短的生涯第一次瞭解到真正的哀痛是什麼東西。

一個夠 POG 的男人——不錯，我單用廣東民衆的語言講到他許多英雄性格中的一點吧，他真真正正是一個夠 POG 的男人。

大的探險，飛行，小的個人決鬥，陣上對壘，都是一般人承認做勇敢的行爲。我是那樣確信，假如他是一個飛行家，他能完全獨力完成環繞世界一週的不停留飛行。這如今還不會有人做得到。

他怎樣無情無畏地攻破了黑暗勢力壁壘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但他底夠 POG

却還表現在即令他底疾病不許他勞動的時候他還是無情無畏向黑暗的壁壘攻這一點。在最近一次的病中，他還指導着中國底文學運動，而病一好起來（其實那裏是好起來呢？）他寫了許多雜文，動手翻譯死靈魂第二部。

我們勸他休息，弄點娛樂的事情玩玩，尤其要完全停筆做長期間的療養，但對於他這些只是廢話。他對中國人民所負的如山的責任只有他自己知道得最清楚！

對於敵人我們坦然以我們底偉人魯迅之死去換取必要必然的勝利！但我暗地裏想，即令是朋友吧，但凡在病中催逼過他寫文章的都可惡！

我對於魯迅先生的回憶和感想

白薇

在察冀的危急聲中，在北四川路×軍加崗的緊張局下，文壇巨星魯迅先生丟下了他戰士的使命，靜悄悄長眠了。人們再看不到他內心飛濺的血花，作奮鬥向前的刺激，中國文壇損失了一位健將，這真值得哀痛的。

昨晚報紙告訴我巨星殞落的消息，至今我悸動的胸膛，總像儲積一囊流不出的熱淚，我不能像會寫文章的人們能寫出很好的哀悼，我只能寫點回憶，和感想。

當民國十五年，中國蹶起革命的洪濤，我表弟從北京把吶喊寄到東京去，我讀了才驚知中國有一位文才魯迅，在我的幻想中，以爲他是矯健極俏皮的青年。不久我回到廣州，郁達夫先生對我說：「魯迅是中國唯一的美少年。」

自寧漢合作，我帶着滿腔悲哀從武漢流到上海，寄食在創造社，我的情感完全是愛好製造社。那時起了語絲派和製造社的筆戰，我以偏愛創造社的精神，思想上曾站在和魯迅先生相對的營壘，我雖然並沒有若何表白。雖然北新老板和郁達夫先生，勸我把試作拿給了奔流，但我總嫌奔流灰色，我底精神還在創造社，正因爲精神和文章分擺在兩個不相容的陣容，我感到異常的痛苦，那痛苦，像一個有了愛人的女子，嫁給了一位不如意的丈夫，所以我對於奔流的編輯魯迅先生，明知他文才橫溢一世，却不想去瞻望尊容，這是我最初不去親近魯迅先生的原因。

一期一期的奔流送稿，我都是送到門口交給密斯許，就風馳捷走了，經過半年，聽到魯迅先生對人說：「白薇怕我吃掉她。」

於是在初秋的熱夜，楊騷領我去見魯迅，我剛走到樓梯腳，躊躇又想跑了，不料魯迅先生溫和地在樓口上聲聲喊：「白薇請上來呀，上來！」我一溜走進他底書房，微低頭不敢正視。一把蒲扇對我的白衣搨來，「熱吧？」他替我搨了兩下又去展開許多美術書畫給我看，並且和藹地給我說明那些圖畫的意想，我才看清他是我父輩的嚴肅可親的長者，一股敬愛的心，陡然湧上心頭。

以後在奔流的酒席上，在集團中，在內山書店，碰見他很多，以公私事務，我上他家裏幾次，比較談得多，他總是以溫和誠懇的態度對我，說話總含着笑，有一次，他和我談得很多，且談到他愛兒海嬰的一切一切，都酷肖他自己幼年時代，比方他幼時最愛萬花筒的神祕美，海嬰也同樣愛玩這個，他要毀壞它來研究美的所在，海嬰也全一樣……

又有一次，我因醫生說：「非開刀便活不了多久，我急得去請教學過醫的他該怎麼辦，他底回答是：——

「我想你還是開刀好，反正病到那樣，不開刀也是痛苦一世終不會長命的，不如一刀兩斷割了它，要是你怕割了以後沒有情感寫文章，那你就坐在紗廠去搖紗好了，今年搖紗，明年搖紗，一輩子也搖紗，做個澈底的工人……」

只有最後一次，我去請他寫諷刺劇本，被他罵走了，從那經過一、二、八，種種原因不得再會談。但一變異常想念他，尤其在他害病時，再則時局緊張及論戰劇烈時，總想去聆聆高教或勸說勸說他，這次統一戰線開始，至論戰轟動中，我有三十次想去看他，總爲着我那怕見巨人的怪癖，阻止了多少應發的情感。所以聽到惡耗，我異常難過，特爲換了白衣，想跪哭他遺容前。可是嚴肅的靈堂人躋躋，我底淚流不出。

啊，收拾今天的熱淚，把這情感和青年戰士們結成一條鐵，繼承先生苦鬥的戰

士精神，和敵人搏鬥在浩大的戰場上去吧！

沒有鬥爭就不能生存，我不但愛魯迅先生的文學作品，更愛他那替文學革命的鬥爭精神，五四以來，他一面盡力做着清道夫，掃除了文壇的訣魔魑魅，一面挺直戰士的姿容，不撓不屈地替文學革命史上建設了光榮的大路。尤以一九三〇年以來所表現的那種老戰士的精神，更爲一般青年讀者所拜倒。

我們對於他的死固然十分悲哀，同時我們對於他的死應該當作一個深刻的刺激，把他戰士的精神放進我們更年輕氣壯的血裏，寬容大度的，親愛誠摯的，擁抱大眾的心聖在一起，向着敵人邁進，戰鬥到我們理想的世界出現就得。那末，魯迅先生就將和我們永遠生存。

後死者的責任

鄭伯奇

魯迅先生死了！

在抗敵救亡的民族戰爭正在展開的今日，喪失了這樣一個老戰士，這損失是意外嚴重的。

但是，魯迅先生的死，似乎是無可避免的事。專門的醫生曾對他說：「倘是歐州人，則五年前已經死掉。」魯迅先生拖着不治之病，苦鬥了二十多年，到了精力盡的時候，我們還不應該讓他永遠休息嗎？

是的，讓魯迅先生在大眾的哀悼聲中永遠休息了罷。我們應該遵照他的遺囑：「趕快收殮，埋掉拉倒。」但，不能「拉倒」的，是魯迅先生尚未完成的任務——抗敵救亡戰線上的一個戰士的任務。

從他意識地參加社會生活的那一天起，魯迅先生就是以一個戰士的姿態出現的。在辛亥以前，他加入了光復會從事政治革命；在五卅運動時，他粉碎了封建思想，奠定了新文學的基礎；五卅以後，他是反帝鬥爭的急先鋒，被壓迫大眾的代言者。一直到臨死的時候，他一面和病魔搏鬥，一面還為抗敵救亡的聯合戰綫表示着很

大的關心。

不幸的是，當魯迅先生的病危中，在聯合戰綫的一角——在文學的陣營中（註一），曾發生了嚴重的糾紛。就歷來的情勢看來，這糾紛也未嘗不可當作文壇上的一種清換空氣的作用（註二）。這種作用，為文學陣綫的正常發展，應該使他有正的，積極的效果。可惜，在要使文壇情勢恢復常態，建立更廣大的聯合戰綫的這個重要時期，魯迅先生竟拋棄我們而溘然長逝了！

目前，誰都明白，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已經達到了最後的生死關頭了，東北的民衆正在喋血掙扎，北方十幾省又擺在敵人的鎗炮和飛機之下了！北至平津，綏遠，包頭，寧夏，南至廈門，汕頭，海南島，整個中國已經在敵人的包圍中了！在這嚴重的武裝之下，敵人正在交涉我們全民衆的賣身契約！面對着這樣的現實，被認為民衆代言人的文學者，應該怎樣處理自己，來盡這時代所付與的責任？

「不妥協」，「不寬容」，是每個戰士應有的精神。但，對於個人的好惡「不妥

協」，而間接「寬容」了重要的敵人，這又是一個戰士的恥辱。光明磊落地保持着舊日恩怨，英勇地參加共同戰鬥，這該是一個戰士的態度罷。魯迅先生以前的行動，就是我們最好的鑑鏡（註三）。

組織更廣大的文學陣綫，這是後死者的責任！

一九三六，十，二一。

（註一）我不說文藝的陣營，因為別個部門，如戲劇，電影等，似乎沒有這樣糾紛。

（註二）對於這次論爭的意義，我抱着不同的見解，將來有機會，再發表。

（註三）指魯迅先生對創造社太陽社的關係。這是人人知道的，不必詳述。

哀魯迅先生

周楞伽

到上海來不過三天，突然得到了魯迅先生，使我爲之淒然不樂者良久。

在這民族危機異常嚴重的關頭，青年人都在蓄積着力量準備爲民族解放奮鬥的時候，而這樣一位偉大的導師，竟不聲不響的悄悄地死了，這損失，幾乎是無可補償的。

我不用說魯迅先生在中國文壇上的功績，和他對於青年人的巨大的影響，因爲這已是大家所周知的事了。我所特別要指出的是魯迅先生那種年紀愈老而思想愈進步的不可變及的精神。通常都說老年人的性格偏於保守，因爲人一上了年紀，就安於現狀，懼怕變革，可是魯迅先生却是例外。我們只要看看那些還沒有上魯迅先生那樣的年紀就在那裏提倡恢復舊道德勸青年人讀古書的未老先衰的人們，愈加覺得魯迅先生的難能可貴。郭沫若先生說，魯迅先生的年紀雖然比他大了十二歲，思想却要比他年青得多，這話實在不是過諛。像這樣的老孩子，尋遍了全中國也難尋出第二個來。

尤其令人傷感的，是在這動亂的一年內，魯迅先生所受到的迫害。病魔不斷的

在襲擊着他，而少數急功近利的青年人，又誰都在想把盛名之下的他踏死，好讓自己出頭。不是說他政治見解怎樣不充分，就是說他破壞統一戰線，對於這些造謠和誣蔑，魯迅先生雖仍舊有他「這樣的戰士」的風度，舉起了脫手一擲的筆槍，可是帶着滿身重病的他，在無物之陣中，終於不免要感到「心力之交瘁」了。

不過文壇上關於兩個口號的論爭，因着魯迅先生這一死，却似乎到了應該結束的時候了。我們早就希望魯迅先生出來統一和領導文壇，現在這希望却落了空，魯迅先生以他偉大的死亡來作了答覆。我們爲尊重他最後的意見起見，應該照他在「現實文學」創刊號內「論我們現在的文學運動」所指示的作法，把「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定爲現階段文學運動的口號。倘若能夠因着魯迅先生的死亡而促進整個文壇的統一，結成堅強的聯合戰線，未始不是差強人意的事罷。

沒有看見中國革命乃至世界革命的成功。這恐怕是魯迅先生畢生的遺憾，而我們，在這到處都可嗅到火藥氣息的一九三六年，接連看着高爾基和魯迅這兩顆文壇

巨星的殞落，實在不知涕泗之何從了。